山右石刻叢編

賜進士出身誥授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節制太原城守尉胡聘之纂

宋

湯王殿芝草詩

碑高一尺五寸二分廣一尺四寸六分十七行行十九字正書今在鳳臺縣大陽鎮

大陽成湯殿内芝草序并詩

成湯殿宇因重建功畢忽尔靈芝生於楳間□□並秀一莖特出雪瑩冰靜形清骨爽乃希世之上瑞也議者以謂營葺之初衆材鳩集惟關楝楳□人宋淵慨然捨施大概家心有感斯應特顯虔誠是致嘉瑞奇異應誠而生泳獲覩休祥□而□成四韻以紀一時之感事耳宣和二年歲次庚子九月十一日彭城劉泳序

詩

新搆　湯祠映碧成楔間瑞草表虔誠也同□□寒光潤氣稟元精素質清神爵五莖難比□建□三本未為榮烝民共喜嘉祥異和氣時臻□□平

老叟拳和枝孫　仲潛佳作　劉衍言

重興古廟一新成推福昭然□□誠和氣繕調□歲稔嘉祥通化　國風清共誇　□□明時感未箅堯蓂莢月榮不獨詩人讚功德奏□朝治賀昇平

進士劉昇書

進士劉泳立石　　周元刻

桉鳳臺縣志大陽鎮成湯廟見縣志此碑言重建者即謂宣和元年劉泳修事泳重修湯殿殿宇記言乾德五年劉公建故宣和為重修又云靈

芝忽生希世上瑞者蓋政和宣和間徽宗好談符瑞州郡希旨爭獻奇異如通鑑長編拾補所載者可見泳所序靈芝亦其類也末題進士劉昇書進士劉泳立石昇泳皆見鳳臺縣志並題進士與碑合成湯廟修於宣和元年此碑立宣和二年記序悉出劉泳一人之手必趨時之士也又通志金石記劉泳序族人劉衎和韻木芝本無足奇今孔林歲生數百本以爲常蓋菌之屬也近聞劉氏後裔尚藏之爲世寶焉

曇延法師碑銘

碑連額高三尺八寸廣一尺八寸三十七行行七十五字正書額題高僧傳三字飛白書今在永濟縣棲巖寺

法師曇延俗姓王氏蒲州桑泉人家世豪族宦齊周間年十六妙法師講涅槃經探悟微旨遂捨俗服膺出言清越厲然

不群爰在弱冠便就講說詞辯優給弘雅方裕每云佛性妙
理迺涅槃宗極長九尺五寸垂手過膝目光外發長尺餘容
止雍肅慈誘沈博視前直顧必轉身及受具戒器度日新機
鑒儁拔遐邇屬目雖大觀與典而理在膚寸乃更聽華嚴大
論自顧影言曰與爾沈淪日久飄泊何歸今可挾道潛形精
思出要遂隱於南部太行山百梯寺即中條山也時山中有
薛居士者學捴玄儒多所該覽聞師少年知道夙悟超倫送
從而謁焉言謔相高薛乃戲題四字曰方圓動靜命師荅之
師應聲曰方如方等城圓如智慧日動則識波浪靜類涅槃
室薛驚異歎曰斯人希世挺生也尒後每來尋造質疑師幽
居靜志欲著涅槃大疏恐有滯凡情每祈誠寤寐夜夢有人
被白衣乘白馬尾騣屬地而導授經旨師執馬騣與之言覺

後因曰此必馬鳴大士授我義端熟駿者知其宗旨也便述疏說偈曰歸命如來藏不可思議法纂撰既訖猶恐不合正理遂持經及疏陳於州之仁壽寺舍利塔前燒香誓曰弟子猥以凡度仰測聖心銓釋已就具如別卷若幽致微達願示明靈如無所感誓不傳授言訖湼槃卷軸放大光明通夕呈祥道俗稱慶塔中舍利亦放神光三日三夜照耀不絕上屬天漢下逮山河合境望光皆來謁拜其光相所照與妙法師大同則師資感通斷可識矣乃表聞帝大悅勅師就講既感斯瑞即演所著行之於世時僉比遠公所製遠乃文句愜當世亦罕加而標舉宏綱通鏡長鶩則師為過之周太祖素揖道聲躬事講主親聽法言遠近馳華觀採如市而所獲供事曾不預懷性好恬虛罔干時政太祖以百梯遠絕夻省路難

遂於中峯西嶺形勝之所為之立寺曰雲居有陳聘使周弘正者博考經籍辯等懸河遊說三國以周建德中年銜命入秦帝聞其機捷舉朝傾矚勅境內能言士不限道俗及校採品六道遴僎與弘正對論不得墜辱國風時蒲州刺史中山公宇文氏夙承令範乃表曰曇延法師器識弘偉風神爽拔年雖未立而英辯難繼帝乃揔集賢能期日釋奠躬御禮筵朝宰畢至時周國僧望二人倫次登座發言將畢尋被弘正詰難重疊投解莫通帝及群僚相顧失色師座居末不忍斯恥因不次而起帝曰位叙未至何事輒起師曰若是宅方大士可藉大德相臨今乃遠國微臣小僧足堪支敵師徑升座帝曰何不禮三寶乎荅曰法力所資不假聖賢為助帝大悅遂構賓陳難引義闡幽而弘正亦頗挾機辯調鋭前殿後師

乘執挂竝事等摧枯因即頂拜服膺恨知歸之晚自陳云弟子履歷三國訪可師之師今日乃遇即受戒晝夜諮請及返陳之時師所著義門并其儀範竝錄以歸國每北嚮頂禮呼曇延菩薩焉初弘正辞師日預構風雲山海詩四十首竝抽奇疑思留以為別師一經目命筆追和如宿構酬弘正異焉乃跪而啓曰願示一言緘諸胷臆師曰為賓設席賓不坐離人極遠熱如火規矩之用皮中裹弘正曰斯言當佩服矣帝以師悟發天真五衆傾仰則便授為國統使夫周壞導達至武帝將廢二教極諫不從便隱於太行山屏迹人世後帝召師出輔中使屬達而確乎履操更深嚴處累起不獲遠天元遘疾追悔昔愆肖立儀像且度百二十人為菩薩僧師預在上班尚以同俗還藏林藪隋文創業未嘗度僧師初聞改政

即事祝髮緇衣執錫來至王庭未及敕慰先陳曰敬問皇帝四海為務無乃勞神帝曰弟子久思此意所恨不周師曰貧道昔聞堯舜今日再逢帝曰奉聞雅度欣恭本懷共論開法之模乎化之本師以寺宇未廣教法方隆奏請度僧以應二百五十比丘百童子之數敕遂總度一千餘人以副師請此皇隋釋化之開業也尒後別請度者有四千餘僧周廢伽藍請興復三寶再弘師之力也移都龍首有敕於廣恩坊給地立衆開皇四年勑改其地以為延興寺昔中天佛履之門遂有瞿曇之號今國城奉師所諱抑亦其倫又改本住雲居以為棲巖寺敕太樂令齊樹提造中條山佛曲傳以供養敕賚蠟炬未及就爇自然發焰師奇之以事聞帝因改寺名光明師曰弘化須廣未可自專以額重奏別立一所帝然之今之

光明寺是也至六年天旱閔雨朝野憂之勑請三百僧於正
殿祈求系日無應帝曰天不降雨何也師曰由一二事帝退
與僚宰議之不達其意故勑京兆太守蘇威問師一二所由
答曰陛下万機之主群臣毗贊之官並通治術具德玄化故
雨與不雨事由一二耳帝遂躬事祈雨請師於大興殿登御
座南面授法帝及朝宰五品已上咸席地北面而受八戒授
戒畢日正中天出片雲須臾遍布雨大降遠邇咸感帝悅賜
絹三百段師虛懷物我不滯慈忍為心凡有貲財散給悲敬
故四遠投告偏多一時齋粮將盡寺主道睦告云僧料可支
兩食意欲散衆師曰當使盡乃散耳明日文帝送米三千車
大衆由是安堵謂師有先見之明故停衆待供未幾帝又遣
米五百斛于時歲屬荐飢賴此以濟帝既禀為師傳之重又

敕密戚懿親戚受歸戒至於食息之際帝躬奉飲食臥具醫藥敦弟子禮其為時君禮重如此沙門有犯刑網者皆對之泣淚令彼折服從化以隋開皇八年八月十三日終於所住春秋七十有三臨終遺啓文帝日曇延逢法王御世最荷深恩往緣業淺蚤相乖背仰願至尊護持三寶始終莫二但末代凡僧雖不如法簡善度之自招勝福帝聞之哀慟敕王公已下往弔臨罷朝三日贈物五百段設千僧齋初師告門人日吾亡後以身施禽獸餘骸依法焚揚弟子沙門童貝洪義通幽覺朗道遜玄琬法常等皆一代名流并文武具僚如滕王等被髮徒跣而從轝至於林所又敕於終南設三千僧齋訖焚之天容清朗無雲而降小雨若闍毗如來之時大衆驚嗟隋文學呂叔挺碑其景行文如別集師每以西方為正住

語默之際注想不移侍人觀之若在深定屬告寂之始寺側有任金寶者父子信向見空中幡盖列於樞前出延興寺門南達於山斯亦幽冥叶贊諒非徒然師執捴權衡而早收自居解冠群術行動物情故為七衆心師及聞入滅無不涕零各修銘誄贊揚盛業時內史薛道衡云曇延法師弱齡捨俗高蹈塵表志度恢弘釋理精悟靈臺神寓可仰而不可窺智海法源可涉而不可測同夫明鏡屢照不疲譬彼洪鐘有來斯應往逢道喪玄維落日柄幽巖確乎不拔高位厚禮不能回其慮嚴威峻法未足以懼其心經行宴坐夷險莫二戒德律儀終始如一聖皇啓運像法再興卓介緇衣欝為稱首屈宸極之重申師資之義三寶由其弘護二諦藉以宣揚信足追蹤澄什超邁安遠不意法柱忽傾仁舟遽沒匪直悲纏四

部固亦酸感一人師等杖錫挈餅夙承訓導升堂入室具體
而微在三之情理百常惻往矣柰何其為時悊珍重如此所
著涅槃義疏十五卷實性勝鬘仁王等疏門人弟子紹緒厥
風具見別傳云睢陽王千稽首贊之曰

齊周之交猬沸毛三災欻起兵革勞日星掩翳道伏銷[illegible]胡
悉雖葷羶臊胥藏瘵在民逋逃無義戰所爭一毫絕棄二教
迷天殁師於此時苾蒭豪服屈萬乘同獻僚開山南部境躋
高蘇排旱枯薉新苗千年塔廟山之構貽福及遠餘孤標得
傳琅函去牙聲系序以贊義則昭來者尚禮毋遊遨

河中栖巖為郡勝遊及莫春者太守既至巷無居人寺有曇
延法師閣孤絕復出每歲旱禱焉輒應朝奉郎通判河中軍
府事蜀郡王時雍字朝美謹信士嘗求傳於大寶藏高僧闕

又屬予刊正重複書之于石以永發幽光揭示來裔因系之贊宣和庚子歲冬十月朝請郎提舉陜西路茶事王千詛伯書

蒲津傅宣刻

校山西通志方外錄曇延蒲州棲巖寺僧漢司空王卓之後初聞講涅槃經悟旨詞辯優贍開皇間旱命延禱之甘雨大注臨終遺啟云法王御世最荷深恩護持三寶始終莫二言訖而逝所紀與碑文略同碑文述其生平行迹極爲詳贍馴至天子聽講大臣問道蓋一時之高行僧也又永濟縣志棲巖寺在縣東南十五里中條山上周建德中建初名雲居後改焉據是碑雲居寺卽周太祖爲曇延立者又言棲巖爲河中諸寺勝賞之最其上有讚歎寺今稱

上樓巖唐時名士多遊於此吟詠尤衆此碑謂河中樓巖爲郡勝遊其所由來久矣王時雍宋史無傳今攷宋代諸史及長編拾補繫年要錄等書具得其仕履時雍以宣和四年三月爲祕書少監六年以朝議大夫除戶部侍郎靖康元年二月爲開封尹十月戊戌虜使來時雍以吏部尚書爲館伴十一月戊子復充館伴二年二月辛未欽宗爲金人所廢時雍請立張邦昌以治國事癸酉時雍以吏書行留守事三月丁酉邦昌攝位時雍權樞密院兼權領尚書省五月乙未時雍罷工部尚書提舉成都玉局觀丁酉由中奉大夫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黃州安置六月癸亥移高州安置建炎元年九月壬子邦昌賜死時雍以高州流人并坐誅合之此碑所載宣和庚子爲朝奉郎通判河

中軍府事其生平行迹畢得矣然時雍在圍城中逼迫上皇詔附邦昌實爲僉壬之尤王千謂爲謹信士殆觀其始而未究其終者歟宋史地理志河中府隸永興軍府路提舉茶鹽掌摘山煮海之利以佐國用見職官志王千見政和乙未華岳廟題名前於此碑六年題銜云提舉茶事與此碑同宋史食貨志元豐元年置都大提舉茶場官置同提舉官徙司秦州大觀元年改名提舉茶事司尋命茶場茶事通爲一司千以乙未前任是官六年未交替亦可謂久於其職矣碑見寰宇訪碑錄通志金石記

錦屏山石刻

石高一尺七寸九分廣四尺六寸三分十八行行十字正書今在吉州

和唐刺史崔公壁間二絕

假守張述

年□筋力覺潛衰自楚踰年復此移（□用鈐轄□年移此）偶見舊題追

古昔只應風月似當時春花凝露草凝煙訟簡民（淯）慶有年

每念舊山歸未得何妨於此醉林泉

倘成

星星雙鬢已驚秋尚竊州符秪自羞官冗更無丞掾委（州官省罷事故去者五人時暫差出者三員故云）誰哀老子得遨遊（後漢馬□嘗為隴西太守諸曹時白外事□□日此丞掾之任何足相□願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拒此乃太守事尒）

宣和三年辛丑歲季春初七日題

枝碑題和府刺史崔公壁間二絕假守張述通志金石記

宋錦屏山石壁詩刻宣和三年張述撰并書枝郎此碑碑

刻七絕三章有自楚踰年復此移之句自注（闕）用鈐轄（闕）

年移此杖宋制鈐轄位次總管西班差遣宋史職官志總管鈐轄司掌治軍旅屯戍營房守禦之政令凡將兵隸屬訓練教閱賞罰之事皆掌之又守臣帶鈐轄者如瀘潭廣桂雄諸州則以安撫使兼兵馬鈐轄其餘大藩府或沿邊州郡或當一道衝要者並遣兵馬鈐轄慈爲小州文臣兼鈐轄者職任已崇不得知慈述必武臣也碑見寰宇訪碑錄

潜心堂記

碑高六尺一寸廣二尺七寸七分十五行行四十二字正書今在絳州儀門

潜心堂記

絳守園池以樊記聞天下間有能者增損潤色以飾所好用是數百年間遺跡具存抑亦文人才士摛繪章句稱道不絕

之力獨守居室荒穢不治正寢傾頹仰見星斗余宣和三年
春來視郡事急其所先曾未暇及夏五月修撰魏侯叟以漕
計按屬部館于郡齋之新亭一夕雨甚至雷霆走屋中起而
曰嘻執謂二千石之居乎燕處超然殊異所聞乃捐金四十
八萬日凡系于公者以次葺之於是先其所甚支傾剔蠹而
舊寢以完民初弗知也寢舊名黃堂再搆於天聖辛未遂是
九十一載或者曰斯堂之葺名嫭盡去諸余曰然堂之東偏
側室也前守咸處其妻孥茲正寢也為齋居燕適之所陳書
籍圖畫以訓其子孫余無改焉謂之黃堂者是欲招致賢客
圖回政事意則美矣余當以潛心膂之或者曰請問其目豈
公以詩書臨郡事退食之裕砥勵不怠必欲如子雲所謂乎
豈公正身率下厲僚屬訓子弟欲不負其初乎豈公不以臺

池樓觀為樂而篤意民事乎豈公志遠趣高日尊以事稱道有未致乎不然何命名之旨若老生之常談者余曰客之言美矣非所敢當且少而學焉亦非所敢避為郡之樂雖有聞於古人朝則聽察晝則訪問夕則決事夜則安身未有已怠而人勤已枉而人正者不治其心其如身何有酒在罇有景在辰有音在耳有樂在眉放猿距收逸馬距騁潛惟伏矣本在守身過此以往蓋未暇論客之所云誠非所敢當且少而學焉亦誠非所敢避客曰唯敢請以記宣和三年辛丑九月一日朝請郎知軍州事李皓云男文中奉命書

朝請郎通判軍州事張旂題額

胡子淵刻

按此記為宣和三年九月知絳州李皓所作題額者為通

判張旂書石者爲皓子文中刻石者爲胡子淵掾記云守
室荒穢不治余宣和三年春來視郡事急所先未暇及夏
五月修撰魏侯伯文以漕計按屬部捐金四十八萬曰凡
系於公者以次葺之然則斯堂之完皓葺之而實伯文成
之也伯文名景博宋史無傳今攷其所作絳州南池留題
政和八年閏九月以漕事按部經南汾寓沼堂與屬官張
彼若登淩翠亭遍閱磨崖石刻翌日由大甯還并門宣和
辛丑閏五月二十一日再至南池少留文多剝落其可識
者如此宋史職官志轉運使掌經度一路財賦歲行所部
檢察儲積此記所云宣和三年五月魏侯以漕計按屬部
蓋其再至南池之日河東屬郡二十五行縣三歲乃克一
周耳政和八年卽重和元年計至宣和三歲伯文爲河東

轉運使凡四載歷任頗久宋人謂轉運使爲漕司殆就其應辦上供漕輦綱運而言沿革職掌通攷紀之甚悉此記云以漕計者宋初此官本以水陸計度轉運爲名故約詞以稱亦猶漕司類矣修撰之名通考云始於唐張昌齡之爲北門修撰宋紹聖三年易集賢院學士爲集賢院修撰政和六年改右文殿修撰又置集英殿祕閣修撰與舊爲三等伯文以政和八年領漕河東適值改制之始斯記稱其貼職曰修撰所帶殿閣名要不外是三者絳守園池記唐樊宗師撰文具載今絳志中釋者甚夥宗師字紹述蒲州人澤子昌黎志宗師墓云常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帥不治罷之以此出爲綿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爲諫議大夫命且下病卒今觀其所著絳

守圜池記古奥盤屈眞所謂詞必已出者李皓謂絳守園池以樊記聞天下其有以哉宋史地理志絳州雄絳郡領縣七隸河東路碑見寰宇訪碑錄

青蓮寺陳竹蓊等題名

碑高一尺九寸廣六寸五分三行行八字字徑七分正書左行今在鳳臺縣

宣和四年壬寅孟春

中休日陳竹蓊董子

良子鎮李頌同游

此青蓮寺題名齊隋舊刹也

薛嗣昌棲巖寺詩

石高一尺二寸四分八寸五分十四行行十一字正書今在永濟縣

宣和四年九月十一日蒙

恩移帥京兆十三日交割府事上章辭免十四日挈家遊棲
巖寺投宿時秋氣頓清霜月如水林巒掩映山靜人寂因留
拙句
出郭自然塵事少携家况作棲巖行千尋盡處暮雲碧萬籟
息時霜月明林外扶疎竹影碎嶺頭依約松風聲他年若此
卜幽隱興來更遂登臨情
又次日自是過萬固靜居薛嗣昌亢宗題姪經子昶昱晏
暄侍行
住持僧忠辦上石
碑云宣和四年九月十一日蒙恩移帥京兆十三日交割
府事十四日挈家游棲巖投宿時秋氣頓清霜月如水林
巒掩映山靜人寂因留拙句宋史薛向傳子嗣昌崇甯中

歷熙河轉運判官知梓州州陝州陝西轉運副使直龍圖閣集賢殿修撰入爲左司郎擢徽猷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知渭州改慶州責安化軍節度副使安置郢州起知相州復待制知太原府譚稹經營河東嗣昌知太原見長編拾補論築涇原三倉勞加顯謨閣學士又以撫納西羌功進延康宣和殿學士拜禮部刑部尚書坐啟擬反覆罷提舉崇福宮久之遷延康殿學士知延安府賜第京師當遷官包回授其子昶京秩嗣昌前後因事六七眨多以欺罔獲罪至是言者併論之降爲待制卒以此碑考之則宣和四年九月以前嗣昌嘗知河中云十三日交割十四日游棲巖故知爲河中又移知京兆本傳亦不載諸書多云嗣昌累帥太原而宋史僅一見知徽欽兩朝事史闕載者多矣末題又次日過萬固靜居薛嗣昌亢宗題

姬經子祀見宋昱晏暄侍行永濟縣志有萬固寺

靈顯王廟記

碑高三尺六寸一分廣一尺九寸八分二十二行行四十四字正書今在定襄縣

忻州定襄縣新修

昭惠靈顯王廟記

昭惠靈顯王神通廣大神聰英明立異功于唐室進封號于

聖宋昭靈惠正直之聖德顯威靈變化之神　如健龍害

人者力降以鑠之如七聖巨靈者必降以使之其于人也所

以利之而不庸惠之而不費人皆欽崇而帰往今宜威于昔

焉所謂　昭惠靈顯之功加乎人者不止著于千百年之

前而其封　王之號豈徒彰于千百年之後而已耶昭昭然

惠人以保祐之福顯顯然靈□□□□之□殆見其及民之

功有加而無已也於是
帝錫爵命封　昭惠靈顯王兼崇寧真君各天靈惠侯感
靈公蕪郎□□□□□□門等都留守山東河□□十數路
內領□　國之神兵出持趍嵛之使節提舉天下神煞之
廟□□□□□□□之象陰助　王師□□□疆救應無
地分之限招封有定遠之勲而所以威靈必驗足以悟物動
人者信乎其來也尚矣縣人喬進等□□□奉願裝嚴
廟貌乃卜玆地未果有仙鶴從西南天際來翔鳴其上徘徊
移時以決衆疑縣人皆喜觀占復有□香之清風符兆
神宅之意所以感激人願是以富人喜献其財貧人喜竭其
力匠人喜盡其巧發千懽心出于精誠之自然因殿基之北
最就高峙先構

紫微大帝殿高真儀像崇飾中嚴然後挾以側堂東塑十
一曜西列　天地水三官□壽星十二元辰之像後二年
而茲殿雄成煥麗一新百里祈向歲時嚴祀則　神喜而為
禧福之地真得其□依賴也於戲神安斯廟而人獲阜康之
報焉尤幸見碑石兩面有奇峯山脚嵒前有巨源洪流水勢
一洞天上有清泉細流之紋碧澗松林秀拔透巒神異花木
藥葉五色生出長春之異景雖唐人李成山水畫圖弗如也
人人駭觀瑞石咸謂平生未嘗見者是誠地不愛其寶而造
化之妙巧形容不盡則傳之無窮而光榮不朽也歟顧宇□
之職喜從求文之意樂為之書云

宣和五年四月初六日

從事郎知忻州定襄縣事專切管句敎閱保甲管句勸農

公事郭□□記并書題額

從義郎縣尉商□　廸功郎主簿李□□　修武郎巡檢胡□

奉議郎權通判軍州事同管句　神霄玉清萬壽宮呂

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權發遣忻州軍州事管句　神霄玉清萬壽宮□□

王永刊

按定襄縣志聖壽院一在北關舊爲昭惠靈顯王祠今仍之碑云喬進等願裝嚴廟貌未果有仙鶴從西南徘徊按宋政宣間崇祀淫濫州縣爭獻符瑞干恩澤此碑之鶴亦其類也末題宣和五年四月六日從事郎知忻州定襄縣事專切管句教閱保甲管句勸農公事郭闕記從義郎縣

尉商闕迪功郎主簿李闕修武郎巡檢胡闕奉議郎權通
判軍州事同管句神霄玉清萬壽宮呂武功大夫貴州團
練使權發遣忻州軍州事管句神霄玉清萬壽宮闕王永刊
桉縣志宋縣丞商元宣和年任此碑作縣尉有商姓而無
名又巡檢胡辛宣和年任今搨本修武郎下闕名疑即胡
辛宋制邊郡以武臣知州忻爲邊郡故得以團練使知州
宋史徽宗紀政和七年二月辛未改天甯萬壽觀爲神霄
玉清萬壽宮此碑萬字下闕文即壽宮字又本紀重和元
年五月乙酉詔諸路選漕臣一員提舉本路神霄宮長編
拾補重和元年六月甲戌御筆天下神霄宮知州軍帶管
句字通判帶同管句字碑立宣和五年故守倅皆得以管
句神霄玉清宮入銜

聖母廟謝雨文

石高一尺六寸一分廣二尺七寸三分三十行行二十字正書今在太原縣晉祠

維宣和五年歲次癸卯五月朔癸丑初七日巳未起復太尉武信軍節度使充上清寶籙宮使兼　神霄玉清萬壽宮副使直睿思殿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譚稹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顯靈昭濟聖母

汾東王之祠茲衛　命而出使兮揔燕晉之撫綏並并州之故壘兮訪往古之蕤祠迺乘傳而修謁兮歷山路之逶迤詢遺跡於父老兮曰禍福惟　神之所司屬常暘之稍愆兮渴霈澤之甘祁雖地偏而節晚兮懼南畝之失時念密雲之或布兮久屯膏而未施顧無路以訟風伯兮又力不能鞭夫雷

師惟雲朔之初附兮震 天聲於遠夷諒非 神之陰相兮何以杜鼠竊於藩籬迺潜心而默禱兮薄精誠之上馳達龍香之芬苾兮聳冠佩之陸離步長廊之回環兮考故事於豐碑惟 聖母之發祥兮肇晉宇而開基王有文之在手兮其神靈之可知顧林薄之映帶兮發巖岫之英奇泉一出於堂下兮作萬頃之洪陂信靈仙之窟宅兮宜 廟食之在茲矧歸水之威德兮惠故土而不疑曾未逾於浹辰兮遂滲漉於靈籥初霡霂而襄塵兮欻簷帷之已垂散欝結為歡愉兮回清潤於赫曦諒拔才於大澤兮起高卧之潜螭何作霖於膚寸兮被遠近而不遺麦酣酣而將秀兮萬綠淨之紛披助朱明之長養兮驗豐年之可期惟
神鑒之甚昭兮寔大芘於黔黎念何以報貺兮乃諏日而灼

龜奠蒲萄之佳釀兮奉蘊藻以薦詞與
明靈之終惠兮咸百穀之如茨惟菲薄之是媿兮恃神聽之
無私伏惟　尚饗
朝散大夫充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司句當公事賜紫金
魚袋趙令畤書
朝奉郎直秘閣充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司管句機宜文
字姜仲謙譔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兼知太原
軍府事張孝純立石
桉通志金石記宋譚稹祭汾東王廟文宣和五年姜仲謙
譔趙令畤行書今搨本維宣和五年五月初七日己未起
復太尉武信軍節度使云云敢祭於顯靈昭濟聖母汾東

王之祠有云訪往古之叢祠考故事於豐碑惟聖母之發祥肇晉室而開基有文在手神蠶可知是謂聖母爲邑姜也太原縣志晉源神祠在晉祠祀叔虞之母邑姜宋天聖間建熙甯中以禱雨應加號昭濟聖母引 國朝閻若璩說定爲邑姜所云訪得宋宣和五年殘碑姜仲謙謝雨文者即此碑今志刻本訛作政和碑前列起復太尉武信軍節度使河東燕山路宣撫使譚稹三朝北盟會編宣和五年七月戊午起復太尉武信軍節度使充上清寶籙宮使兼神霄玉清萬壽觀副使直睿思殿充河東燕山路兼河北宣撫使譚稹授起復檢校少保今搨本稹銜皆與會編合而無少保兼河北字碑立五月在七月前時未加少保及兼河北宣撫也碑末題河東燕山路宣撫使司句當公事趙令時

書通志作令疇誤直祕閣充河東燕山路宣撫使司管句機宜文字姜仲謙誤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兼知太原軍府事張孝純立石宋史燕懿王德昭傳令畤字德麟燕懿王元孫元祐六年簽書潁州公事蘇軾爲守薦於朝軾被竄令畤坐交通罰金已而附內侍譚稹以進紹興初襲封安定郡王梭傳祇言令畤附稹不言爲何官今攷本令畤題銜句當宣撫公事稹爲長令畤爲屬此則附稹之明證也張孝純中州集孝純字永錫滕陽人宣和末知太原後以相齊致仕𡵆諡安簡宋史金史長編三朝北盟會編皆有孝純鎭太原事而無除鎭年月以此碑首宣和五年五月證之則孝純是月前已鎭太原貼職爲龍圖直學士階爲通議大夫舊官給事中在太中大夫上貼職

與階並已高皆可補史之闕其曰惟雲朔之初附者指謂蔚朔內附事宋背盟利危啟釁貪功橫挑强敵而其時朝野上下方以拓土爲奇功觀此碑所云震天聲於遠夷者可見汴都之亡固其所也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譚稹爲宣撫副使乃駐河東然金以燕山地要害實不我與但浮沈其詞而我之使人昧利貪寵欺誑朝廷因是日生希覬出師至太原會吳乞買初立金太宗猶未暇治山後故朔州韓正應州韓京蔚州孫翊皆通款於我稹即除官尋遷少保桉宋史稹除三路月日係指代童貫時續宋編年所云則指稹除河東燕山宣撫時會編宣和五年七月戊午稹除少保以此碑證之稹除河東燕山宣撫在五月前可知拾補於引宋史稹除宣撫下云稹初命河東及是始兼三路宋史地理志河東經略安撫

使領太原隆德平陽絳澤代汾遼憲嵐隰慈麟府豐威勝平定岢嵐甯化火山保德晉甯二十三府州軍百官志經略安撫使一人以直祕閣以上充宋志直閣之上爲待制直學士舊制安撫總一路兵政以知州充太中大夫以上或曾歷侍從乃得之品卑者止稱主管安撫司公事宋制太原府帶河東一路經略安撫使此制仿唐節度使之兼所治府尹州刺史按晉宋州有刺史郡有太守揚州刺史不兼丹楊尹荊州刺史不兼南郡相非如唐宋以方鎮而兼郡事晉宋之時以一州而督十六州或七八州所治州刺史則都督兼之如今閩浙陝甘之兼福撫甘撫是也迄乎齊周莫不仿之隋省郡入州於是各州總管皆兼所治州刺史所謂州者即昔之郡所謂刺史者即昔之守名與陳梁司而實則非唐宋襲其名唐之河東節度使則兼太原尹宋之河東安撫使則兼知太原尹河東節度觀察事按之魏晉元魏則猶以并州都督兼太原太守也魏晉之刺史至隋則管一郡唐之節度觀察至宋亦止管一郡官猶舊而權削矣又北宋直學士以上充安撫使者則曰兼知某府州而經略安撫銜在前直閣以下爲安撫者則

曰知某州而安撫銜在後金石萃編游師雄墓志可證此碑孝純書銜正合欽定歷代職官表巡撫宋安撫使總督宋經略使碑見寰宇訪碑錄通志金石記

靈應廟牒記

石高一尺四寸五分廣一尺五寸八分十一行行十九字正書今在黎城縣

太傅楚國公押

靈應侯廟其來遠矣德澤恩惠及於邑人者為多崇寧二年從事郎知縣事孫濊申請　朝廷遍賜廟額為惠應而爵號未加也執中到任二年邑人以旱告於是躬率吏民禱于祠下雨澤旋足會　朝廷德音凡神祠靈跡顯著者特加封爵執中遂具事實再申有司有司再聞　朝廷寶宣和五年夏五月也至六年四月　勑下封　神為

靈應侯執中適命工刊所封之　勅置于祠下以永其傳若

夫　神之靈應固不必言而人人皆知也

宣和六年八月初七日從事郎知縣事劉執中謹記

李澤摸勒刊

核潞安府志黎城縣靈源聖井廟在縣東北二十里長源里河之南井水清澈渴旱取水禱雨即應宋崇甯四年封靈應侯賜額惠應以今碑文考之則崇甯二年賜額惠應而未加爵號宣和六年四月始封爲靈應侯今碑崇甯二年從事郎知縣事孫下漫漶以潞安府志考之當爲孫激府志政績孫激崇甯間任黎城縣才器超邁愛民禮賢六事舉舉即其人太傅楚國公者王黼也三朝北盟會編宣和五年五月八日庚申御筆肩政不綱鄰國侵擾不圖人

心之懇義率皆面內以嚮風朔薊燕雲悉歸輿地勞來安定已奏膚公安華夏之生靈紹祖考之先志所賴廟堂之策策此不世之勳當有疇庸以昭異數可依下項王黼除太傅進封楚國公自少師太宰兼門下侍郎慶國公進授九日辛酉御筆太傅三公坐而論道號爲三省長官所有王黼已降指揮其治事恩數合依太師體例可疾速照會遵守施行按黼以太傅治三省事蔡京以太師治三省事皆上相也故得有押孫敫碑作敫

龍角山顯施廟嘉潤侯敕碑

石高二尺四寸五分廣二尺六寸十六行行字不一字徑一寸行書今在浮山縣

尚書省牒

平陽府神山縣龍角山顯施廟

牒奉
勑山川之神能出雲雨慰民之望以惠一方必報其功寵以
封號守臣云爾感靈有赫昔澤應祈是用賜爵為侯式隆祀
典其尚歆兹休命大芘斯民俾屢獲於豐年則無愧於廟食
宜特封
嘉潤侯牒至准
勑故牒
宣和七年七月　日牒
宣奉大夫守右丞宇文
通議大夫守左丞趙
起復銀青光祿大夫少宰
特進太宰

按龍角山在浮山縣因祈雨有驗勅封嘉潤侯宣和七年七月牒列銜有宣奉大夫守右丞宇文通奉大夫守左丞趙起復銀青光祿大夫爲宰特進太宰按宋史宰輔表是時右丞爲宇文粹中左丞爲趙野少宰爲李邦彦特進太宰爲白時中也

東圃記

石高一尺六寸四分廣二尺五寸三十三行行二十一字正書今在翼城縣

東圃記

開封向琮彥宗宣和六年秋來涖絳之翼城踈豁明敏興滯補弊勉事皆有紀律吏畏民愛治聲藹然當

天子平北虜之後一方守備咸仰縣官公獨撫循勸誘應有餘裕遂以無事明年春一日與僚友會於靜樂軒下瞰而得

異處爲雖為民田率皆險瘠居常苦於耕作而利入微甚倍其直而售之了無難色於是相高下視廣狹闢以為游息之所役不淹時人弗告勞易荊棘榛莽之墟而為歌舞管絃之地去城邑跬步之近而有山林泉石之觀亭宇煥然光景一新隨物象而名之其所得有不可窮者矣且風和日永羣花競芳溪水清澈輝映遠近如麗錦之濯長江而盡得於倚檻徘徊之際是以直南有亭曰錦江天高氣爽萬籟沉寂白露凝空明月千里揖於長天之外而延於樽俎之中是以其北有臺曰邀月雨餘煙歛青山萬疊間見層出翠色可挹使人動[illegible]鞏之情而起雲霞之興故又其少北曰疊翠亭細柳環列動搖春風濃陰轉日時泛欄砌詠歸去來之什友淵明於千載之上故又其少北曰五柳亭佳時令節同寅客僚屬賞

花臨水望月翫山愁五郴之美蔭賦詩飲酒投壺弈棊縱邑人士女遊戲乎其間登涉往來綺繡錯雜盃盤狼藉樂而忘歸不知日之既夕夜之將闌也合是數者榜之曰東圃使其部民丁彥師記之彥師以謂美景不常有於天下設或有之未遇其人則湮沒而無聞冀城古邑雖在寂寞之濵山川之秀宛類於東南前人增廣葺治務為勝槩者固不少矣然於一境之奇絶處略未嘗經意則東圃之出亦天造地設得於

公心畫之間他人思慮之所不到也異時職居華要出智謀以騁其長材蓋亦自兹始矣使滄水之民遊其圃思其人頌其德如甘棠之美召伯願不偉哉

宣和七年七月十一日謹記

鄉貢進士丁彥師撰

前進士田汝欽書

通直郎知絳州翼城縣事賜緋魚袋向淙立石

桉翼城縣志古蹟東圃在縣治東北宋宣和六年縣令向淙建有靜樂軒錦江亭邀月臺疊翠亭五柳亭邑人丁彥師有記卽此碑碑末題宣和七年七月十一日記鄉貢進士丁彥師撰前進士田汝欽書通直郎知翼城縣事向淙立石縣志宋知縣向淙開封人宣和間知邑事疏達明敏興仆植僵刑清政簡吏民畏愛祀名宦丁彥師宋徽宗朝解試通志貢舉譜宋徽宗朝鄉貢桉碑曰當天子平北虜之後宋史本紀宣和五年四月癸巳金人以燕京涿易檀順薊州來歸庚子童貫蔡攸入燕八月辛丑命王安中作復燕雲碑是日蕭幹寇掠燕山郭藥師敗之幹爲其下所

殺傳首京師碑立六年秋所謂平北虜之亂者當謂此又六年六月壬子詔以收復燕雲京東兩河之民困於調度碑所云一方守備咸仰縣官是也時空中國以事燕雲天下騷動河東河北尤苦之故此記以撫循勸誘應有餘裕爲頌然碑立未二年河東被兵而翼非宋土矣宋遼世和而此直斥言北虜殆亦附和時議者云爾翼城志宋哲宗朝有進士田泗欽今搨本書者爲田汝欽亦題進士或卽其人北盟會編靖康元年十一月八日己巳婁宿陷翼城先是知縣向淙棄城東走入曾公山居民以城降賊棱淙大節不完則碑云政簡刑清者亦諛詞耳碑見通志金石記

賜文彥博詩碑

石高一尺一寸廣二尺四寸八分九行行五字書今在汾陽縣學宮

賜彥博

四紀忠勞著一朝聞望隆享茲難老祉報在不言功富矣勳彌大居焉貌甚沖西都舊土□白首並瞻公

案汾陽縣志宋元豐三年賜太師文彥博詩勅并序其碑石在學中宋史文彥博傳元豐三年本紀九月乙酉拜太尉復判河南王同老言至和中議儲嗣事彥博適入朝神宗問之彥博以前對英宗者復於帝帝曰雖云天命亦繫人謀卿深厚不伐善陰德如丙吉眞定策社稷臣也彥博曰如周勃霍光是爲定策自至和以來中外之臣獻言甚眾臣等雖有請弗果行其後韓琦等訖就大事蓋琦功也帝曰發端爲難是時仁祖意已定嘉祐之末止申前詔爾正如丙

吉霍光不相揜也遂加彥博兩鎮節度使辭不拜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謁者遺詩祖道當世榮之按帝以丙吉況彥博故有報在不言功之句其云西都舊士白首贈公者按彥博傳至和二年同平章事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本紀嘉祐三年六月丙午徙判大名嘉祐五年二月十五日改判大名見歐集丙制遷左僕射判太原按在嘉祐七年俄判河南按在嘉祐末仁宗未崩前丁母憂英宗即位服闋以故官判河南尋判永興入為樞密使本紀熙寧二年七月庚辰判河陽徙大名長編熙寧四年七月丙戌至是凡四涖河南故曰舊士按賜詩記原文見求古錄碑見賓字訪碑錄

薄酒醜婦歌

二石均高二尺廣一尺一寸均八行第一石行十八字第二石行二十一字至十九字不等行書今在襄垣縣

薄酒可與忘憂醜婦可與白頭徐行不必駟馬稱身不必狐裘無禍不必要福甘食不必食肉富貴於我如浮雲小者譴訶大戮辱一身畏首復畏尾門多賔客飽僮僕羨物必甚悪厚味生五兵匹夫懐璧死百鬼瞰高明醜婦千秋萬歲同室萬金良藥不如無疾薄酒一談一笑勝茶萬里封侯不如還家

江南黃庭堅述懐

薄酒終勝飲茶醜婦不是無家醇醪養牛等刀鋸深山大澤生龍蛇秦時東陵千戸食何如青門五色瓜傳呼鼓吹引部曲何如春雨一池蛙性剛太傅促和藥何如羊裘釣煙沙綺席象床彫玉枕重門夜鼓不停檛何如一身無四壁滿船明月卧蘆花吾聞食人之肉可隨以鞭扑之戮乘人之車可加

以鈇鉞之誅不如薄酒醉眠牛背上醜婦自能搔背痒

江南黃庭堅作

按此刻見通志金石記題作黃山谷今拓本有江南黃庭堅遊懷暨江南黃庭堅等字山谷文字見於晉中碑版者尚有元祐夷齊祠碑歷見方志諸書此刻近年始出或非贋託也

文潞公墓道碑

碑高五尺二寸五分廣二尺一行九字字徑五寸正書今在■

宋太師文潞國公墓道

大書疑宋時所刻

遼

慈雲寺舍利塔記

石柱高二尺四寸五分共四面每面廣六寸四分
五行行二十五六字不等正書今在天鎮縣城

雲州天成縣創建無垢淨光法舍利塔記

講經比[illegible]和照□□□

粵惟釋迦氏之教例分於八陁羅尼之藏名□其七寶謂理疊疊而文彬彬玄與貫於群宗□□□□□□□□禪□趣於諸力或稱之□間□□□□三□也誠與□□□□□□□比平明呪之功□持之德延洋行于七朝之命脫善住天五相之乖不有其能孰可致此今無垢淨光陁羅尼經者自大唐天冊金輪皇帝万歲元季天竺三藏□□羅國沙門□聲譯布中夏爲其或依言稟奉□□修崇拋五趣之綸二□六天之快樂有功德主沙門□□劃門人也識□高遠行解淹通材錫而來住持於此遇前宰公文林郎試大理評事



□天成縣令武騎尉劉□□宦於玆邑也德樹芳以應人學
也淸而鑒物乃從異日貨啓願心□謂諸英□□聖王恩在
人倫數若不竪於勝幢即建於靈塔欲使衆生□種種□命
□宰公□行可□直言成軌□□在□諸維□等推郎匠採
貞珉誓□一心終當勸力未見成山之□□□□□□□□
□□□□□□□天成縣令武騎尉牛□□官於□□□□
□□□□□□□□桐而化俗□哉若是□集於斯宜將
□固之基立在□□□□□時□□不□成□□□□玉
肩飛彩筆結來銀□布鬼戟□□□映紅日之□□聳凌空
□□□淸風之韻□幾乎憩其塔影傳其塔名□重殃而功
不唐□□□□而無□章□□□□□□□□□□□□玉潤
唯增□喜用紀遠長時開泰八年下闕

碑云唐天冊金輪皇帝萬歲元年者桉舊唐書武后本紀長壽二年九月上加金輪聖神皇帝號三年五月上加尊號爲越古金輪聖神皇帝九月加尊號證聖元年一月加尊號曰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九月加尊號天冊金輪聖神皇帝大赦天下改元爲天冊萬歲此碑所云即武后天冊萬歲元年也碑有前守公文林郎試大理評事闕天成縣令武騎尉劉闕大同府志遼天成縣令劉海川劉孟達俱開泰八年以前任碑又云縣令武騎尉牛闕官於闕府志有遼天成縣令牛洪即其人搨本多殘缺不可辨府志天鎮縣慈雲寺在西街舊名法華禪寺唐時建遼開泰八年修俱有碑今搨本自時開泰八年五字以下悉皆殘缺應即志所云開泰之碑碑見通志金石記

武州經幢

石高二尺三寸廣四尺二十九行字數雜楷八面刻正書今在五寨縣

大遼武州寧遠縣

大金明昌□年□月□三日□□

大新庄院　僧□雲　法仙　法雨　法政　靈廣　□□

□□　□□　□□之

伏以圓明大□□宣秘□之□□□□□□□□之罪其功

最大氵力希聞□霑□□□□□□□諸佛護祐黨發□

信心言題□□□□□□□　□□□□芳□号

夏門□□□□

大康五年巳未□七月丁卯□十五日書

佛頂邑壹撥肆人 此處兩行不可辨

壬戌□□五日
□上共□□□□□□信起□□□□□
縣鈸邑起拜後堂壹上安□□□□□□□□□□□
邑長王臣（押） 劉惠 劉重瞻（押） 馮文善 田人□（押）
全村主戶溫孝中弟孝 長□□ 韓□□ □□ 張得 一戶□
蘇善 男再一□ 一戶前都勾□押官溫澤田□□ □
□ 一戶田壽男郭貴一戶□□書男士民 宋唯升男賽
奴 男□田奴 一戶溫祿田 一戶馬全弟得□ 一戶
芳晟男憲 李從善 溫友 馬（押） 王唯（押） □□□
胡（押） 張信 官友 張守（押） 安文秀 王□ 米□
龍□□ 趙恒□ 都首領溫善男□方□□ □恒邑壹
□□□邑□□ 胡□榮 □□□ 餘俱模糊

按石題大遼武州甯遠縣遼史地理志武州宣威軍下刺史趙思王置武川塞魏置神武縣唐末置武州唐改毅州重熙九年復武州統縣一神武魏置晉改新城後唐太祖生神武川之新城即此初隸朔州併甯遠爲一縣來屬据石刻則武州實有甯遠縣遼史志朔州有甯遠縣碑立太康五年在重熙復武州後或遼史有誤

心經題名

碑高二尺二寸一分廣一尺二寸五分十六行行二十四字正書今在[illegible]

佛說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語未錄

亡過耶耶張延祚娘娘趙氏　亡過父文德母王氏　男惟景妻高氏弟維忠妻孫氏　孫男永辛妻王氏　永言妻高氏　永祿妻雷氏　安祥奴　重孫高僧哥　馮留住　女

藥哥　趙女　孫女　外生陳赤兒

維壽昌五年已卯歲正月甲辰朔九日壬子乙時建立

桉碑前刻心經後刻人名末有壽昌五年已卯正月甲辰朔九日壬子立通志金石記武州舊寨經幢下云遼道宗大安十年改元壽隆以避聖宗諱作壽昌又別作昌壽據幢則確爲壽昌也桉此刻與武州幢同　國朝翁方綱平津讀碑記序遼道宗壽昌据石刻以證史作壽隆之訛亦與此刻合寰宇訪碑錄所載遼壽昌年碑五無作壽隆者昔人言碑版可以補史信不誣矣

甯鑒墓志

石高一尺二寸廣一尺六寸四分二十八行行字不等正書今在朔州鄂公祠

大遼故少府少監忠順軍節度副使甯君墓志銘

中大夫太常少卿前史館修撰虞仲文撰

仲文浹日病卧湯液鍼石莫入家奴云故忠順軍副使仲子福惠至出其兄手書且言先君葬有日来請銘讀未盡紙忽不覺疾已仲文始識君於馬城一見固已相奇及同年登科又俱官江北定生死交後十餘年先我物故兒女細弱使孤骨客他土不得帰葬每一思之涕與血下書来喜可知也能不銘君諱鑒字晦之固安□曽祖諱貞祖諱可一父諱的明經登第終於鄱陽縣主簿子孫因家焉娶隴西李氏女生君望君之形與色雖千万人雜處摽然見其君子况得味辭氣伺動履者寧不心醉神悅初舉進士同輩有吟風雪夜縱酒詩君獨有天下饑寒并我意之句蓋在布衣其志亦已遠矣由著作佐郎順州軍事判官大理評事中京內省判官秘書郎

泰州樂康令平州掌書記樞密院試驗以母老不願違顏色
除朔州觀察判官改授敦睦弘義延昌宮判官加太子洗馬
因上奏道宗特器之改授西京留守推官加殿中丞命出未
拜特旨樞密院令史丁太君憂尋起復加尚書戶部郎中今
上即位詔覆張孝傑獄流議中君深文其實根株之外一切
滌浣以能授樞密戶房主事遷左司郎中俄轉兵房承旨加
少府少監明年冬接伴南宋人使以小心得過出為忠順軍
節度副使不數月蔚蘿民無貴賤貧富皆以為神明常在屋
隅閒出入動息不敢枝梧其人心畏服如此乾統四年春以
疾終于官署年四十七娶太子洗馬廣陵高冲女封本縣君
溫惠貞苦撫諸孫有母道後君以九年春卒年四十九以十
年五月二十八日合葬於北鄉東石里西南生子男三人長

曰奎孫舉進士次曰福悳在班祗候季曰鄭九亦進士君素
鍾愛惜哉未見頭角女二人長曰遇哥許適彭城劉穹侯良
月季曰會哥尚幼銘曰
有益者祝　盈于人口　愷悌君子胡不壽　物既忌芳
天不福仁　不悲甯君悲吾人
校碑題太常少卿前史館修撰虞仲文撰校金史仲文字
質夫武州甯遠人七歲知作詩十歲能屬文日記千言刻
苦學問第進士累仕州縣以廉能稱舉賢良方正對策優
等擢起居郎史館修撰三遷至太常少卿皆與碑合今碑題前
史館修撰蓋遼人亦重館職也碑言今上即位詔覆張孝傑獄校遼史張
孝傑傳孝傑與伊遜同譖皇太子後放歸死於鄉乾統初
剖棺戮屍以族產分賜臣下天祚本紀乾統元年三月丁

卯詔有司以張孝傑家屬分賜羣臣以碑文根株之外一皆翦洗文考之則是時因孝傑連坐者必多特史不詳耳按碑鑒終忠順軍節度副使遼史地理志蔚州忠順軍節度通志金石記引山右金石錄文波瀾意態頗學昌黎而書格近俗文中俱官江北大約指混同江而言至於接伴宋使臣以小心得過可見遼宋和好有推重中原共主之意非金元二世可比也其父爲鄯陽主簿子孫因家焉鄯陽今朔州墓在州東四里按碑所言遼地名順州今直隸順義縣中京今喀喇沁右翼旗東泰州今內蒙古郭爾羅斯旗平州今永平府西京今大同府遼金州縣多在邊外故略志之

山右石刻叢編卷十九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兼管提督鹽政印務節制太原城守尉天門胡聘之編

金

襄垣縣修城記

碑高二尺九寸五分廣一尺九寸二十五行行三十五字正書今在襄垣縣

襄垣縣修城記

襄垣縣古韓州也封域宏廣殆將百里而遥東連巨鎮比皆喬峯峻巘大壑深巖多人跡之所不能至者

國家收復之初姦雄繼踵蟻聚蜂屯嘯集林谷每黨不啻數千人號曰紅巾動則弥岡絡□旌旗繽紛鼙鼓震疊數窺是邑直欲鯨吞虎噬立見蠶粉於時郊邑相通舉無壁壘洞然□達之地故闔縣之民扶老攜幼奔走不暇幸延朝夕之生

實賴
令尹韓公抱忠義之節慷慨怛之愛被堅執鋭爭為先登不
顧矢石前攻後突若蹈無人之境用能折馘執俘殲厥渠魁
遂稍稍引去於是命民興役且戰且築寇至則荷戈而禦敵
寇退則挈□而赴功故內城不日而具因俾百姓萃居其中
得保首領庇全族類其利博哉尔後比及二年元凶羣醜雖
漸夷滅尚有遺類為吾民害天會九年春
韓公□屬其耆老而議之曰內城起於倉卒姑濟一時之難
然地甚狹迫而不能容民畜衆今將建大城以周其外可復
許乎故聞者無不欣然而從遂經營擘畫計其貧富為之等
差分部定力咸適均平故人皆踴躍盡瘁更相勸督一無偷
惰曾不踰旬而百堵皆興昔人謂悦以使民民忘其勞信斯

言也其城周環六里三十步其墉高二丈厚二尋之半其塹深三仞其上埤堄具焉闢以四門層樓上起壯麗可觀故倉廩府庫可得而長保也神祠佛宮可得而致飾也庠序可得而開設也市井可得而陳列也居民可得而安定也編門咸喜室家相慶人人自謂得更生之福矣嘗觀有建一橋梁以通險阻達一水泉以利灌溉善則善矣其利亦小然人且德而歌誦之矧乃成城之功哉夫城者所以保內捍外以聚人民扃鑰土宇緘縢地維斯乃久大之功無疆之利雖著竹帛勒鍾鼎不為過矣

韓公之築斯城也銳然亡優柔姑息之心所以能興百世之利由是觀之則其為政可知也朝廷嘉其有功遂致榮遷繼任迨今幾六年矣政聲流美噫襄垣山水秀異才士輩出風

俗㕥厚又得　宰字之賢政平訟理一境無虞四民按業

可不善而紀之耶若僕者才疏學朽言鄙行乖過蒙青眼之

觀謾以白頭而獻謹即其事而述之非溢美耳癸丑季夏初

吉日洪農楊舟記

文林郎試太子校書郎守潞州襄垣縣主簿張士行書并

篆額

六宅副使檢校右散騎常侍依前知潞州襄垣縣事韓俊

特起倏

鄉民耆老栗湘等立石

張才刊

按碑言襄垣縣古韓州太平寰宇記襄垣縣本趙襄子所

築因以爲名後周建德六年於襄垣城置韓州唐武德六

年移於甘羅水南即今縣也襄垣縣志城舊址在甘水之北唐武德初漳水北侵復築韓州新城於甘水之南金天會間知縣韓俊增築水南外城即今城周六里三十步與碑合桉金史天會四年十一月宗翰克隆德（宋改潞州爲隆德府）碑云國家收復之初者當謂此時所云紅巾指民之附宋不伏者宋史王忠植傳大行忠義是也云比及二年羣醜漸滅此謂韓君爲令之二年又後云迨今幾六年末題癸丑季夏桉癸丑天會十一年上數至天會六年爲韓君始涖之年其云比及二年則天會八年是年金立劉豫以河南畀之宋竄杭浙兵不能至河民亦稍服金故曰羣醜漸滅也碑題洪農楊舟記（不曰宏農蓋避宋諱）守潞州主簿張士行書六宅副使檢校右散騎常侍依前知潞州襄垣縣事韓俊縣

志金縣令韓俊天會間盜賊蜂起率眾禦之且戰且築爲保民計寇漸平又築外城以容眾通志名宦錄同稷縣志所云吉据碑爲之所題云六宅副使宋武班名右散騎常侍亦宋中書省官名並見宋史紀志時金未定官制故俊結銜如此

董父廟碑

碑連額高五尺二寸三分廣二尺二寸二分二十九行行五十四字正書額題改修董池神記六字篆書今在聞喜縣東鎮

解州聞喜縣改修董池神記

朝散大夫尚書職方郎中知縣事雲騎尉借紫賈葵撰

朝散大夫尚書左司郎中解州鹽場都監武騎尉借紫滕裀書并題額

太歲在癸丑之春葵自安武之幕承乏聞喜視事之日二月初吉也既三日禮諸神之祠越翼日使以祝告言境內之神載在祀典歲於春秋之中涓日致告者有四焉禹也稷也成湯也董池神也禹稷成湯皆古之聖人山川故在風壞仍存民到于今有懷而無斁顧其有功德於民而祠在境內禮亦宜之董池則何神也言其神乃老母之象俗謂之婆廟在東鎮之北歲以鎮官祀焉本末則不知也□視事之初未暇詢訪爲總府有命令佐吏巡其境內而訓諭之一日過乾河登清原想晉文治兵之迹覩明皇御書裴太師之碑躊躇四顧□而南下望澄瀾浩渺草木蓊鬱原下居人數十家皆臨水而居問則董澤村也左氏記尉武子之言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杜預謂在縣之東北□此地邪澤畔之民藝麻殖稻接

盻連溝或緘□而席或鼓掉而漁大兵之後雖未盡復業安
居亦可樂也㳂澤而東茭蒲映水楊栁參雲其北有高平之
地則廟在焉垣墉半頹屋宇多亸而一堂巋然獨完肅禮既
畢循階而上正位之神乃古婦人象蓋俗所謂婆神也東偏
而坐者則古男子象人皆曰董相公也董公名在祀典而象
設不正豈禮也哉意以水為至陰之物故其神為婦人之像
也抑為有董父之号其配宜為老母之容也然亦宜正公之
位矣寧亦訛傳之久以董父之名為婦人之婦乎若以母言
則亦不經見又無所傳聞必非祀典之所取也按左氏傳昭
二十九年晉史墨曰昔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
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帝賜
之姓曰董封諸鬷川生受其封没宜享其祀然則董池神廟

蓋後人念董父有豢龍之功尸而祝之也董澤之得名豈非其豢龍之□乎舜都蒲而此去舜都二百里而近意其地也澤上之村以董為名□蓋四五處近澤之民以董為姓者亦數百家豈董父之德在民而□□如此其替乎夫龍神物也實難制畜見於絳郊鬬於時門或觸山抉石發大水以盪城邑或迅雷奔電降大雹以傷禾稼時出而為人害者蓋嘗有之當洪水汎濫草木暢茂龍蛇居之而民不得安息驅龍蛇而放之菹雖曰伯禹之功能豢龍以致其馴擾亦董父之力也世享其祀不亦宜乎噫自帝舜而至於今餘三千年矣陵谷屢遷而董澤之水湛然常存蓋神龍所馮也城邑屢改而董父之廟塊然獨立蓋神物所護也命祀之初必以董父為正今為老母之象是淫巫愚俗狃於鄙妄訛而至此也抑嘗

見神女廟中多有為男像而坐其側是何矯誣淫妄以瀆神明也如此宜革而正之以嚴神明之位亦嘗聞江上有孤山祠矣俗訛為婦姑之姑因為神姑之容鄴中有西門豹祠矣俗訛為虎豹之神因為文豹之象董父之廟乃為董婆之名其亦訛而至此乎俗訛至此將誰使正之葵預知其事不可使董父之靈以口誣於冥冥之中也乃諭其士人播告其百姓是正其位毋作神羞因為之銘以昭示後世

清原之下兮澤水汪洋得名自古兮蓋董父所居之方顧澤水之湛湛兮深不可量何自古以固存兮神龍攸藏能飛能潛兮龍實難制可擾可馴兮父得其飲食之常龍以為畜兮緊父之功舜嘉乃績兮氏曰董而封之闕死而不朽兮世欽其風澤之北涘兮喬木參空巋然古廟兮絙以粉墉像設嚴

重兮體胖意融堦庭靜肅兮香藹煙濃紅蓼葳蕤兮若霓旌之揺曳青蒲披拂兮覺劒佩之玎玲日射窓兮霓曳曳雲生棟兮氣濛濛豈龍之來□會同於公清露濺兮翠荷上圓欻散兮碧波中豈龍之去兮返於澤宮曰雨曰暘兮陰資靈助以享以祀兮以謝年豐顧祀典之昭著何神位之縈茸豈水為之至陰之物宜神女之是崇抑有董父之号故配為老母之容[illegible]父訛為婦無以祛其惑而發其矇如其母兮亦宜正位乎內不可出之房攏念人倫之有別何神理之不同乃正其位以昭示無窮神罔時怨神罔時恫

天眷元年四月二十一日立石

校碑題朝散大夫尚書職方郎中知縣事雲騎尉借紫賈癸撰朝散大夫尚書左司郎中解州鹽場都監武騎尉滕

祹書并題額聞喜縣志職官縣令賈葵天眷時任按金史百官志熙宗頒新官制及换官格除拜內外官始定勳封食邑入銜而後其制定又百官志諸縣令不曰知縣葵稱郎中知縣沿宋制也百官志鹽使司有都監聞喜志董父廟在城東倉底村北金天眷中縣令賈葵改正神位有記即此碑碑言董澤廟正位之神乃古婦人像蓋俗所謂婆神也按後周董珧聖母廟碑即以聖母爲此神是其傳訛已久葵正之經典改祠董父俾正其位不可謂非鄭重明禋之意至云孤山祠訛爲婦姑云云金大定中陽曲令史純列石跋亦引之蓋典祀豐乖至宋政宣而極又金重元祐學崇尚義理故皆以正祀典爲急此碑與列石跋可見記言自安武幕承乏聞喜按金史地理志冀州安武軍節

度此葵自安武判官令聞喜之謚水經注涑水西逕董澤陂南即古池東西四里南北三里春秋文公六年蒐於董即斯澤也又汾水西逕清原城北故清陽亭城北有清原晉侯蒐清原作三軍處按清原董澤地相近故碑有清原之下澤水汪洋文碑見通志金石記

三嵕廟記

碑連額高三尺一寸廣一尺九寸五分二十八行行三十六字額題新修三嵕廟記六字均正書今在鳳臺縣盤龍山

三嵕廟記

丹溪退叟盧璪撰并書

世之祀神以祈福祐者雖南北殊好風俗異尚大抵取祀典所載有功德於民者故建立廟像□□祈祭之所然後神無

怨恫祭則受福此今昔之所同也晉邑封部環數百里其比
閭族黨建立□□為民祈祭者非止一二而特為民所畏敬
者號稱三㟴然三㟴之神典祀載之舊矣俚俗莫究□□歷
世相傳曰善射之羿也上黨西北有元廟見存碑刻具載方
陶唐垂拱之世六月六日生於□□山下始七歲而勇烈出
衆人咸異之時方苦旱十日並照爍石流金神十八歲迺能
彎弧射九□□除民害堯嘉其功封有窮君巡遊大海□徐
靈山時乃得聖自後遠邇畏慕怖若雷霆歷歲千□□烈猶
存遼五季周世宗特見褒異顯德□錫號為帝此雖得之傳
會然耆舊宿語因摭以為寶□□書傳考之仲尼大聖也乃
曰羿善射孟軻大畧 也乃曰羿之教人射必至於彀又逢蒙
學射於□□神之羿射理亦明矣及讀書至五子之歌有曰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于有洛
之表十旬弗返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然後知神之情
狀其生也英烈勇猛既為□□服其沒也聰明正直又為人
所敬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其風聲莫不震懼記曰以死勤
事以□□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不在祀
典神之血食萬載豈庸外是哉王太舊無此□□懷畏慕祈
祭無所屬有豪民王世昌為時亂首特啓洪誓與衆共謀欲
建廟宇以便祭禱衆議□□即為度地相原卜得其吉四視
高曠雅稱神居遂迺諏日擇時鳩功聚材比戶議集不踰時
歲□□既立廊廡未備奄終天壽兵戈遽起幾廢前功有同
德人牛俊牛思張德蘇善慨然興嘆謀於□□廉不有初鮮
克有終曷若嗣成其頹毋作神羞衆惟推雅罔不聽從議既

一定不煩戶曉而瓦□□聚功役雲興又得郡人焦通敦信
明義事神尤謹自捨家貲以助營搆雖遭時凶歉民力疲困
□□□力莫肯告勞迄於有成殿宇翬飛□以位神儀廊廡
翼如所以容社衆煥然一新遠近輻湊□□大悅既詣元廟
以請時則風馬雲車應誠而來也潔粢豐盛備物以享也於
萬斯年神則不怒□□以畏將見日有祭月有祀万世永賴
風雨調順年穀屢登詎非神力之所佑助乎雹凍不為災□
□不為害詎非神德之所庇覆乎以至冬煖不號寒年登不
啼飢無凶荒札瘥之苦無旱乾水溢□□百室以盈父子以
(寧)則神之福祐斯民詎可毛舉而縷數傳曰國之大事在祀
與戎則建立廟□□祀神誠不可緩彼或祀典不舉淫祀無
禁旅於泰山者孔子謂之僭禮祀於爰居者君子謂之□□

為崇者卜臺駘之神墜車者見且[illegible]之豕果何神理哉果何
祭祀哉瀆神亦甚矣然則斯廟之□□諸禮文祭諸典祀非
忘以為妖非祭以為諂歷世奉事無私禍福報應各以其類
立廟以祀無□□何愧哉君民以奉安既畢且請予為記嘉
其勤請不獲固拒姑摭其興建之由直書以告來者□□眷
改元歲次戊午八月念一日記　柴真刊

按碑題丹溪退叟盧璪撰并書鳳臺縣志金進士有盧璪
通志金石記三嵕廟碑記云周廣順始立廟天眷改元歲
次壬午重加修葺鄉士盧璪撰原注壬午當作戊午 按今拓本有云
周顯德錫號爲帝非廣順又今拓本末題正作歲次戊午
與縣志所見者不同新唐書地理志潞州大都督府縣屯
留有三嵕山屯留縣志有三嵕山一名靈山相傳爲羿射

九烏之所宋崇寧間賜廟額封羿神爲靈貺王淮南子堯使羿射九烏於三峻山此又一羿非有窮之君碑仍引有窮后羿事殆失之不考碑云豪民王世昌與衆共謀欲建廟宇擇時鳩工廓廡未備兵戈遽起幾廢前功金史本紀天會四年十一月庚辰宗翰克澤州此云兵戈遽起者卽其事碑以牛後等重葺而立末題天眷改元歲次戊午金史紀天會十四年十二月癸未詔改明年爲天眷元年卽宋紹興八年宋史表紹興八年戊午與碑題合碑見通志金石記

趙城洪洞水利碑

碑連額高四尺四寸四分廣二尺六寸三十六行行五十二字額題都總管鎮國定兩縣水碑十字均正書今在平陽府

竊以利天下之物者莫善于水得之則其利博不得之則其

利鮮斯可知矣伏見平陽府者水土演以且肥民俗殷而猶
儉乃古帝堯所都者也府東北九十餘里有山曰霍山山陽
有泉曰霍泉湧地以出口而成河居民因而導之分為兩渠
一名南霍一名北霍兩渠遊趙城洪洞縣界而行其兩縣民
皆賴灌溉之利以治生也自宋時慶曆五年分有兩縣人户
爭霍泉河灌溉水田分數不均是時責有司推勘據兩縣分
析到霍泉河水共澆溉一百三十村莊計一千七百四十七
户計水田九百六十四頃一十七畝八分動水口磨四十五
輪趙城縣人户合得水七分洪洞縣人户合得水三分兩詞
自此而定其户籍水數若干具在碑石永為來驗迨今積有
年矣不聞詞訟至
本朝天會十三年趙城縣申據使水人户虞潮等狀告有洪

洞縣人户盜使水府衙數差官規畫不定至天會十五年十
月內再縣委府判高金部規畫定於毋渠上置木隔子更隔
上岸水勢勻流取到兩縣官吏委是均平別無偏曲不均文
狀至天眷元年四月八日准奉　樞密院上畔
元帥府劄子咨送封題到平陽府趙城縣張山等狀告高府
判□行填塞了南岸海水泉眼更於元置定霍河三七分限
口次東五步外海泉出水口頓然捌修石堰一道匱起水勢
高漲于上面流過諸處迄出泉眼合流入南霍河增益水多
山等北霍河水見減二分乞去除捌起石堰下本府仍分析
所告虛的府衙具前後爭告使水不均及差官定奪詞因申
過　樞密院當年八月二十六日准奉　樞密院上畔據所
申因依緣不見得指定一十一村因甚未肯准伏再委聽幕

與兩縣知縣并一十一村人戶依准積年體例從長規畫仍
責兩縣人戶各無詞訴文狀申上為本府關員申覆　樞密
院去後於十月十□日准奉　上畔已下錢帛都勾判官朱
伸計會兩縣知縣及勾取一十一村人戶從長規畫依准積
年體例立定三七分限口分使水利仍取責兩縣各無詞訴
文狀連申天眷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准奉
行臺尚書省上畔據新授中京留判官朱申告為定水公事
頭使乞更差官一員同共規畫已下絳陽軍節度副使楊楨
同共規定當年四月九日洪洞縣人戶張方等經
元帥監軍行府狀告府判官高金部定水不均及朱勾判亦
定不□乞差新到任近上官員與楊楨奉直同共定奪今下
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鎮國上將軍完顏謀离也將帶兩縣

官吏并合千人戶覩詣□定水頭子細檢驗及㕘照積古體例定奪務要兩便准奉

上畔差委前去定奪趙城洪洞兩縣人戶水利不均公事尋親詣到兩縣所爭分水處驗覷得先前高府判捌立水櫃并分水去處委是不依古舊置定到痕跡是有不均遂行去拆了當及將兩縣元置定□水碑文內照得該寫趙城縣陡門內水南北闊一丈六尺一寸深一尺七寸洪洞縣陡門內東西闊六尺九寸深一尺六寸遂再將陡門□見行流水等量得趙城縣深一尺四寸比舊時霍水淺三寸洪洞縣深五寸比舊時霍水淺一尺一寸其洪洞縣見今水數不及三分尋□兩縣見流水相併等量得共深一尺九寸依古舊碑文內各得水分數比附內趙城縣合得一尺洪洞縣合得九寸若

便依此分定緣口兩縣陡門外地勢低下水流緊急減一寸
只合得水深八寸趙城縣水只與深一尺又緣陡門外地勢
高仰水流澄漫以此更添深一寸共合得一尺一寸遂將兩
渠水堰塞令別渠散流兩陡門內闊狹依古舊尺寸外將兩
渠陡門中用水斛量定於洪洞縣限口西壁向北照直添立
石頭闊二尺攔水入南霍渠內以此立定趙城縣水七分洪
洞縣水三分考驗古碑水數無異各已取到兩縣官吏并使
水人戶准伏口無偏曲執結文狀具解申覆
元帥府并
行臺尚書省照驗訖却奉　上畔憓智之與仁根乎性者也
決物所戢曰智也賙人不足曰仁也以兩渠之言數命前官
經度措畫詞不能定自公親詣分水之所點而計之悉見諸

利害折去詞訟智也即使兩縣溉田人戶得水平壹舉皆蒙
利仁也愚所謂仁智之道于是乎盡矣[illegible]行汞在幕官特承
公旨今撫其事再為之記刻于其石帖趙城洪洞兩縣置
碑二亭一亭於兩縣分水渠上竪立一亭於本府公廳內竪
立免使更有交爭者
天眷二年六月日　記
平陽府摷司官喬木書并題額
朝散大夫少府少監權平陽府判官楊[illegible]行撰
鎮國上將軍平陽府尹兼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完顏謀
离也立石
高貴楊澧鐫
桉碑云平陽府東北九十餘里有山曰霍山山陽有泉曰

霍泉居民因而導之分爲兩渠一名南霍一名北霍霍州志北霍渠在城東南四十里廣勝里霍山南麓南霍渠與北霍渠同出霍山文通志霍泉出霍山南麓唐貞觀間引分二渠名北霍南霍以十分爲率趙城得水七分洪洞得水三分宋金間定水利胥有碑然則此碑謂宋慶歷五年責有司推勘戶籍水數若干具在碑石永爲來驗即通志宋定水利之碑按水經注南霍水出霍太山發源成潭漲七十步而不測其深西南逕趙城南西流注於汾水是趙城應得水利之證碑因勘定水利之爭而立其爲兩碑一置於汾水渠上一置於平陽府廳事前然則此碑外尚更有一石碑題天眷二年六月日記平陽府押司官喬木書並題額朝散大夫少府少監權平陽府判官楊邱行撰鎭

國上將軍平陽府尹兼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完顏謀离也立石金史地理志河東南路府二節鎮三絳州天會六年置絳陽軍節度使此碑有絳陽軍節度副使楊楨名與金制合謀离也見金史完顏薩里罕（原作薩离喝）傳有尚書謀里野其人與薩里罕同被誣反誅事在海陵朝又地理志平陽府天會六年升總管府百官志諸京留守司留守一員帶本府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又諸總管府謂府尹兼領者都總管一員掌統諸城隍兵馬甲仗此題平陽府尹兼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與地理百官諸志正合三朝北盟會編范成大攬轡錄都元帥府有都元帥左右副元帥監軍等職以百官志證之都元帥府都元帥一左副元帥一右副元帥一左監軍一右監軍一此碑云元帥監軍者

卽其職其時薩里罕正爲監軍據本傳完顏杲原名薩里罕天會十四年爲元帥府右監軍天眷三年宗弼復取河南薩里罕自河中出陝西既至鳳翔擊走宋軍六月敗宋軍於涇州未幾爲右副元帥此碑以二年立在天會十四年後天眷三年前故知監軍係薩里罕且正住河中是其證也續通鑑天眷元年正月乙卯改燕京樞密院爲行臺尚書省天眷三年復移於汴京碑立天眷二年正行臺治燕時行臺尚書省者卽燕京樞密院之改名碑前所謂樞密院卽燕京樞密也碑有新授中京留判官朱枝中京郎中都留判官留守司判官也金百官志留守判官從五品

潮公和尚塔幢

幢八面高二尺二寸五分廣五寸每面五行行二十二字字徑五分正書今在鳳臺縣

峽石山福嚴禪院故副住持潮公和尚塔銘

習論師孫釋寶琛撰并書

師諱福潮字巨源俗姓陳氏本郡晉邑柳泉人也身長六尺顏貌俱偉而鷹眼屌身聲氣雄亮志略宏遠故使黑白傲岸者咸所推仰焉師年在幼學早有絕塵之操每厭俗第一面累欣慕出家□心無退二親顧其標異知非纓紹之裔年始十三遂捨令依靖□山主為門弟子宣和元年歲登十五乃具尸羅自後時丁飢饉兵火擾攘雖艱目德習超論而□□談□必由經典粗皆諳曉□□梵非佛德響高如雷時忝□□眞□□□□亦停駐飛走矣天會丁未狼煙第二面□□人和□所學字而物廢壞略盡乃副治公率化有□□乎□□□□□□郡廿自滋職乃於兩狂暨院内事無大小提振□□

□□□怠僧行役使無不悅由是念□以高聲飛□□□
□□□□所知識也遂僉議命師為住□者無何□□□同
□咸激□皇統改元正月初九日卒第三面□□□□□十
七也廿二日具禮遷於祖師塔亭之内俗屬沙門福消賚遇
嘗感師誠言遂罄捨衣盂命工建塔塋師墓所乃懇請寶硃
銘師德行寶硃自顧□□□慊□□意於文未之許也已而俱
來固索深辭弗得乃直書其梗槩且系之詞曰第四面

師儀形兮堂從容□　師志略兮緇素欽承
師幼□兮□□□□　師具戒兮與物無爭
師言終兮□□□□　師□□兮四大皆□
師□□兮□□□□　師將滅兮□捨□彥
師□□□□□□□　師□□兮□□期念

已丑正月初九日建

此潮公和尚塔銘釋寶寂撰並正書八面刻文云潮公晉邑柳泉人今鳳臺金爲晉城縣福潮即邑人也又云天會丁未狠煙闕按丁未爲天會五年續通鑑金人於四年十月破澤州五年山寨未平兵戈四起寺即燬於是時至福潮何年修復文未之及福潮歿於皇統改元去丁未已十四年矣

清虛觀葬枯骨碑

碑連額高四尺五寸八分廣二尺一寸三分二十九行行五十二字正書額題韓無□枯骨記六字篆書今在平遥縣

汾州平遥縣葬枯骨碣銘 并□

鄉貢進士李致堯撰并書

蓋聞衛國風之詩曰凡民有喪匍匐□□□□之雅曰行
有死人尚或墐之是知死葬之禮古今所重也然□死□路
而苦□□其理堪哀非生者孰為埋瘞壽夭殊途而橫夭者
□□可憫非壽考孰為薦其□枯骨者實橫夭而苦死者也
亘古以來間或有之或遭飢□之難或值刀兵之刼或溺大
水或焚烈火賢愚罔間□□無分若□□火炎□石□焚致
使屍横於地穢達於天無人收葬深可悲耶恭覩　閞星君
之請命求　太上而說經下傳於人世郭羽客之興嗟感
天師而著頌俯示於塵寰　天真降鑒□憫遺骸特化眾生
咸行是善矧為人者宜如何哉且兎悲狐死謂傷類也況至
靈於禽獸者□□埋里死乃常禮也況其間有親知者乎昔
顓□黃□造棺而瘞窮民校尉曹褒買地而葬無主陳寵賢

守也案行葬諸縣之骸骨致□□□盡絕孔車長者也冒法
葬無親之誅者□聞一而嘉稱□人若是德被群靈名垂後
世顧不偉歟本縣頃自丙午歲季秋二十一日大軍破城時
有援兵五千人遺民數百□內外生靈約計十萬或長驅不
返或迎敵而殂威臨而墜井墜河者有之勢協而自刎自縊
者有之士民共戮善惡同誅有千里而離鄉者有□門而盡
□者屍盈郊邑血滿道途觸瀆天地暴露星霜日往月來肢
分肉盡親知莫辨男女無分白骨交橫孰可忍耶於是時也
□雖□□□刃□□幼全生二親遊官千里歸鄉仰承天地
之洪恩深懷螻□之謝意至甲寅歲敬從父命與衆道友特
推悲懇各出己貲師罔天之仁法□聖之善勉倣古風哀矜
枯骨命工雇力遠收近拾數月之間聚一千五百餘副置于

觀之東廡隨緣化衆於中秋上澣日廣命道□□□□大醮
追薦一切亡魂三晝夜至十三日卜葬於城西北五里古大
墓之北春秋祭享以時不闕嗚呼風吹雨洒□□□□未經
葬者□前□□耳聞目見□□□□□□□□已歲再發哀
衷不恪所蓄顧工化力徧向郊原廣收遠掇半載之間又得
二千□□卒□□□□□衆善於中秋二十四日□□□□
□黃籙醮事拔度亡靈至二十七日厚備行儀葬於叢塚之
西歲時祭焉至辛酉□□初因□□井中淘出屍骸五十餘
副衆力□□於城南趙選地浮土耕出軍屍七百餘副及裏
外井中水浸者命土人淘出二百餘副諸處尋收之得一百
餘副並廡力拾盡□□□廡隨緣薄化於上秋二十二日依
前厚儀設黃籙追薦醮事至二十五日葬於前墳之南時並

□□□□□三禮盡出群誠祈□□□咸蒙爲力由是　縣宰
王公特施經幢安置叢塚又使孤魂□霑勝利謹書於石庶
永其傳而作銘曰
哀哉亡靈　□□運竭　不意天心　深懐忠節　師震
雷霆　器横霜雪　城破家殘　父離子别　避刃者殂
過敵者折　河井漂流　刎縊交列　驚户幾帰　敗
軍珍滅　千里而來　一門盡絶　不分士民　莫問愚
哲　偏地横屍　滿城流血　郗勇戟亡　彭機計竭
潭殁堯臣　空悲孝烈　嗟尔英雄　嗚呼夭折　我輩
推誠　哀收痛掇　廣萃群骸　連開數□　葬禮三修
齋筵屢設　春秋以時　祭享不輟　日落風悲　雲
愁露結　鬼泣神號　猿啼鳥噎　寂寂悲憤　煙□明

月
皇統壬戌歲上元日立石
第一次醮首前麟州新秦縣令李洵仁　閻献　羅亮
王德　成深　李深　史協　鄧立　郝温　知觀張得
申　副觀白得時　尚座孟得　施墳地田□
第二次醮首李洵仁　梁琮　閻献　羅亮　王德　成
深　李深　史協　武純　王佐　陳彥　郝明　趙璧
武阜　孫永　郭根　寇彥　邢□　麗序　劉真
范善　李遠　常隆　王厚　王禹　陳德　米友　張
道豐　郭儀　康元　秦泰　胡恭　呂温　張宏　張
餅歧　韓奕　畢安　武□　□惲　耿□　閻忠　張
通　侯章　寇賛　郭郁　張祐　張禮　郭信　王琦

郝温　王喜　知觀白得時　副觀宋得高

第三次醮首耿光　李洵仁　米友　收拾枯骨梁琮

閻猷　王德　成深　史協　知觀趙得□　副觀劉道

冲　陰陽閻彦冲　郭儀封　張□□

桉碑題鄉貢進士李致堯撰并書平遥縣志元李致堯洵仁于鄉貢進士嘗瘞枯骨作碑銘記之桉即此碑鄉貢進士亦與碑合第不應列之於元碑言本縣丙午歲季秋二十一日大軍破城三朝北盟會編朝廷遣李若水使金國山西軍前若水到榆次見黏罕時太原真定已陷然則破城者應即爲黏罕第北盟會編不及平遥之事以此碑證之更可得其屠戮之慘桉丙午即靖康元年續通鑑靖康元年九月丙寅金人破太原無破平遥縣文金史宗翰傳

宗翰即粘罕 九月丙寅宗翰克太原呼沙呼取平遥降靈石諸縣無取平遥月日以碑季秋二十一日破城證之可以得金取平遥之日則此碑洵不爲無益也碑又有甲寅歲敬從父命哀矜枯骨遠收近拾卜葬於城西北五里古大墓之北等語按年表甲寅金天會十二年距靖康元年已九歲其時金地少定故可以卜葬枯骨又有闕巳歲再發哀衷廣收遺骸又得二千闕葬於叢塚之西之語以年表推之天會十五年歲建丁巳然則巳字上所闕應卽丁字又有洵出耕出及諸處尋收葬於前墳之南等文蓋至是而已經三葬矣其好義之心固可嘉焉後題皇統壬戌上元日立石壬戌皇統二年又有第一次糴首前麟州新秦縣令李洵仁等二次三次均有洵仁名宋史地理志麟州有新秦縣

平遥縣志李拘仁授麟州新秦縣令于致堯鄉貢皇統間城被大兵攻陷時援兵五千編戶數百餘家悉爲屠戮骸骨暴野公以宦游免害及歸深用憫惻同本縣知縣梁琮收遺骸萬餘於城東北鑿巨塚葬之其子致堯撰碑銘記其事豎清虛觀中門右按志所言與碑不合碑以丙午歲破兵非皇統年皇統有丙寅而無丙午碑謂縣宰王公亦非梁琮志以後有梁琮名故誤謂爲知縣其實梁琮梁瑛之弟天翔之叔俱見縣志曾爲邑令特不在立碑時今當據碑爲正碑後之知觀副觀等稱蓋即知清虛觀副知清虛觀因在觀中立石故得並題通志金石記清虛觀葬枯骨碑皇統二年鄉貢進士李致堯撰並書悲苦哀涼慘不可讀天發殺機無可奈何直仁之至義之盡也一銘猶可泣鬼神書

全似歐陽率更碑以皇統二年立碑見寰宇訪碑錄通志

金石記

獨擔靈顯王廟碑

碑連額高四尺三寸五分廣二尺二十四行行五十字正書額題獨擔靈顯王廟六字篆書今在忻州西南二十里獨擔山上

獨擔靈顯王廟碑

進士段無疆譔

郡下楊懋書并篆額

粤若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嘗授趙襄子竹二節以克知伯濟□□城山黄石者亦遺張留侯書一編以成漢業夫以二山神者先兆奇功預期歲月應驗之効時刻不差然後方始祝人祈祀豈若□□　獨擔山神者挺孤高之勢鎮九龍

之雄崗之崇特起之形占一川之旺壓崴嵔岌嶪崛然而內隱懸阿嶂嶰嶦岏屼尒而中遂容四垂坡壟盡是播種之良田周帀阜朝悉成耕耘之青壤崖高似壁而石嶺為之郛鄣河曲如鉤而七里為之襟帶右連分水之脈背接金山之嶧陰陽之慘舒非愆草木之華落隨序氣蒸煙斂雲聚風停御年俾風雨之應期潤時降霜雪之叶候九原之地□號長熟之川者皆　獨擅山神功德之所致也自建郡以來惟斯　神者載在祀典著成圖策與郡同時而立其　功德之及人也固亦多矣是以　國家享承承之祐命官僚之精者詣祠以奠祭設為定制鄉里蒙永永之休選祀巫之恭者抑廟以宰烹立為常式從初迄今傳習尤肅故或祭而飲福者不敢肆意以淋漓或舞而獻歌者不敢恣情而激烈

牛羊之牧居於溪谷者無野獸之驚禾黍之實茂於峯巒者
罕颶風之害而又比□以來一邑方旱獨此山上興雲降雨
而近村減憂風雹少施獨此山頭先見日光而消散雲霧其
神靈之祐護也如此何晉應祈而降福乎由是百里依崇四
方歸仰故鄉中老幼尊之如天地貴之如星辰榮鄉錄事鄉
衆等各發虔誠願備財力重建一新堂廟丹刻楨楹再設奇
工金鏤塑繪山嵓□杞無復加焉真經有言曰藏舟於壑藏
山於澤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余觀　　獨擔之神能負
之而至使賢有智者不能略窮其狀非夜半有力之神乎宜
其
神功聖力足以潤澤於一方州縣軍民欽崇而祭醮也每歲
春秋二時開筵設席命優倡之妙者奏鍾鼓笙簧之音陳金

肬嘉餚之味莫於　神座其與坐者半千餘人而四方
來觀者常逾數倍諸　榮叙無復加焉鄉錄事丁庭京屬余
作文以記之謹按圖經云獨擔山在縣西二十里上有一穴
出雲母玉芝服之長生無疾惟有道心者可獲李唐貞觀之
間
勅命方士詣州採求雲母玉芝之品及食服之法自此建廟
立祀與國無窮焉若非
神靈所寘其幽恩督澤安能　獨高上古致　唐
朝之勅命乎余里人也世族斯郡飪聞大父之言鄉老之諺
暨圖經□載之文與夫目覩之事不敢妄言與溢美也姑紀
其實跡云爾
皇統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主里鄉錄事丁庭京弟庭景立

石

承事郎守主簿兼知秀容縣尉權縣事史春

軍事判官承事郎趙忠謙

經□將軍同知忻州軍州事李士安

驃騎正將軍護郡縣食邑一千户賜一百户知忻州軍州

事開國侯完顔京

石匠作頭秦滿刊

桉忻州志獨擔山在州西南二十里相傳產玉芝雲母石有穴一名雲母穴水經北俗謂雲母爲土丹訛爲獨擔所載與是碑語合又志云唐貞觀中命薛遵度採雲母封山神爲靈顯王山靈之崇祀蓋自此始碑云貞觀之間勅命方士詣州採求雲母玉芝之品而隱其名據州志方士當

即指薛適度言志文可補碑缺矣碑文多俳語體格不高
文中崖高似壁而石嶺爲之郛鄣河曲如鉤而七里爲之
襟帶石嶺今州南四十里有石嶺關河據忻志州有雲中
河距城伊邇其他多就近境數陳碑首引史記所載山陽
侯授趙襄子竹節黃石公貽張留侯書爲起山陽侯事亦見水經注汾水條下中又援證莊子意殆炫博然其工拙妍媸固夫人所
共見也完顏京金宋王宗望子本名呼嚕以宗室子累遷
特進天德二年除翰林學士承旨遷工部尚書判大宗正
事封曹王坐違制降灤州刺史世宗即位復判大宗正事
封壽王改西京留守大定五年以孫邦榮推祿命事特免
死除名杖一百嵐州樓煩縣安置事具金史本傳是碑建
於皇統二年七月京結銜爲驃騎正將軍護郡縣知忻州

軍州事開國侯本傳載京事僅自海陵時起熙宗以前悉無所紀徒以累遷特進一語了之今按百官志武散官階正三品下曰驃騎衛上將軍勳級從三品曰護軍封爵正從三品曰郡侯又諸刺史州一員正五品兼治州事碑書知忻州軍州事與志不同蓋金源初入中夏時用宋官名後乃更制志有驃騎上將軍碑爲正將軍正字疑爲上字之訛護郡縣語亦不可通當作上護軍或護軍方合海陵之初京爲特進則皇統時歷秩自應較卑史文簡略度京所歷不第此一官而此條有足補本傳之不詳者洵可取也又按百官志凡縣戸不滿三千爲下下縣不置尉以主簿兼之碑尾所載權縣事之史春以主簿兼知秀容縣尉殆用此制耳又金史地理志忻州下爲刺史州舊定襄郡

屬縣二首曰秀容隸河東北路

千峯禪院碑

石分四截高四尺七寸九分廣二尺一寸二分上截十二
行二截十一行三截十九行下截十六行行字均不等均
行書又十一行正
書今在陽城縣

勑澤州盤亭山千峯禪院僧洪密省所上表賀登極事具悉
朕非自藩翰爰屆京師順億兆之心纘
延洪之業遜避無所愧悳良多師僻處林泉遠馳抃賀備驗
傾輸之懇弥增礼敬之心覽閱貢章嘉歎無已想宜知悉夏
熱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十九日勑

勑洪密省所奏諸山門寺院所種田苗乞免租稅事具悉盡
力耕耘精心供養集禪宗於雲水陳法會於香花既祝延洪

深懷稱歎其苗税候納秋丁分析奏來當別有宣命想宜知悉秋熱得安和否遣書指不多及

勅　一日

勅洪䛒

據澤州盤亭山千峯禪院僧洪䛒狀於五月内輙以山院苗穡上奏乞賜蠲免奉指揮至納秋了後再取指揮者

右奉

聖旨其僧洪䛒所奏山院種到秋夏田苗乞免苗税宜合依奏蠲免仍下安義支賜僧洪䛒雜斛㪷貳伯碩絹壹伯疋訖申奏付僧洪䛒准此

天成元年十一月卅日宣

樞密使孔押

樞密使安押

佛法流入中國積有年矣時君世主往往崇奉漢明梁武其尤也後唐明宗以兵革草創之間猶能欽仰勅書褒荅如此以是知佛之功德有不可思議者亦以見洪密之為人決非肅肅之流而寺在當時亦必莊嚴崇侈非若今日之荒寂弗振也予宦游四方所見精藍勝刹或有前代賜物如袈裟鉢盂種種供具其徒莫不傳寶夸示四衆以發其歸向之心然未有天書玉璽赫赫如此者世主僧惠珣捐衣鉢命工裝背寶惜之至如護眼目予被

召赴　闕投宿靈泉珣出以相示乃為書數語以告後之衲子庶幾無替珣之志云天眷三年二月初二日蒙城居士題

皇統三年四月十五日講成唯識等論住持院事沙門惠

湛立石

陵邑李東篆額

禪林論僧聞悟摸勒

秦衍申成刋字

靈泉寺舊有後唐明宗詔書之碑爲洪密禪師遇合盛事

康熙壬寅寺遭回祿碑亦煨燼矣然搨本尚流傳人間不

佞言旋自秦偶憩寺中主僧惠衍溪以數百年法物遂失

至寶不佞曰刻之易易耳遂購石手摹又得玉工田禧鐫

刻精鑿一如當日之制纔自今重見漢官威儀石應點頭

矣康熙二十一年歲次壬戌浴佛日古歷居士白象皴方

來甫識　邑庠生白儷濶色

寺僧　惠山　惠凝　惠濟　惠弘　惠偉　惠克　惠

鞠　惠洲　惠法　惠唐　惠性　惠淑　惠純　惠初
惠元　惠皐　惠㮩　惠繁　惠洽　惠衡　惠善
惠渤　惠河　惠允　惠軫　惠瀛　惠睿　惠涵　惠
一　惠平　惠春　惠梧　惠甲　惠瑱　惠遷　惠璘
校碑前刻後唐明宗賜千峯僧洪密三敕後刻金皇統三
年立石文然則唐敕至金方勒石非唐碑也第一敕答僧
洪密賀登極末書十九日舊五代史本紀天成元年四月
丙午即皇帝位是月丁亥朔次月丙辰朔並見舊五代史明宗以
四月二十日即位此云十九日者五月也第二敕答乞免
苗稅第三敕奉宣蠲免苗稅仍賜米絹其曰仍下安義者
五代會要潞州後唐同光元年爲安義軍長興元年三月
復舊名昭義軍敕爲天成下在長興前故曰安義末刻天

成元年十一月卅日宣樞密使孔樞密使安晉五代史天
成元年四月乙未中門使安重誨爲樞密使壬寅樞密副
使孔循爲樞密使與碑官合曝書亭集澤州盤亭山千峯
禪院後唐賜僧洪密敕歐陽子謂明宗武君不通文字觀
署尾數大字出自親判上有璽曰書詔新鑄之印陽城縣
千峯寺明宗賜洪密敕舊有石刻在寺中後寺焚碑石亦
燬今所存搨本乃康熙壬戌歲寺僧摹刻非故物也與今
碑末刻文合盤亭山一統志在陽城縣西南八十里一名
塔樓山諸峯亭亭次第環列靈泉寺在縣北劉村碑云投
宿靈泉者即其地碑見寰宇訪碑錄

左泌德政碑

碑連額高四尺七寸廣二尺五寸三十一行行四十八字
額題奉國上將軍南澤州刺史左公□□□十五字均正

書今在澤州
府署大門內

奉國上將軍南澤州刺史左公□□□

承德郎飛騎尉賜緋魚袋前孟州河陽縣令程莘撰

維皇統三年八月

奉國上將軍南澤州刺史左公諱泌字長源下車布政歷三秋矣吏肅民安綽著聲迹於是州人田璋等數十百輩念及瓜之期追懷剖竹之恩深欲詣行臺乞公再任趣途有日公深自撝抑遽命止焉雖尹翁歸之謙退劉昆之長者何以加諸未幾公丁母燕國太夫人憂解官北歸□等挽留難留思何易去重念無以仰答恩惠俯伸戀結欲相與列治狀刊翠（缺）傳之罔極因進士王勉廣咨文于同郡程莘翼日璋等俱來懇懇不已莘自惟蕪陋□辭弗得謹按澤之為州蓋以境內

有濩澤名焉州之治晉城蓋以其地故晉封名焉夫晉者堯
所居之墟而濩澤者舜所耕漁之地也二帝遺風至今猶存
故其人勤約而不偷恬和而不競憂深而思遠吾州風俗之
嶮如此非得崔鄲之寬以撫之可乎□可上黨南扼太行自
昔為上州號河東咽喉郡故隋唐間來為刺史門著勳閥有
若燕公于顗上特眷委有若趙公王琚文皇□弟有若韓王
元嘉寧王元曉吾州地望之勝如此非得汲黯之重以鎮之
可乎然自開皇三年為州迄今五百六十一載懸熊軾建隼
旟不知幾百人卓然有治行見於圖諜者兩人而已清約得
民和有若伊婁謙明絜稱良牧有若長孫順德彼楊德幹雖
有威名不見稱述吾州刺史之得其人顧不難哉公太師燕
國恭烈公之子司空恭國安□公之孫天稟慈和世傳忠義

雖□門子無貴高之氣雖强仕年有老成之德推誠而殿鈎
距用簡而斷細苛滌除民瘼不嚴而治甚得為郡之體此間
田多高□常苦旱乾公請雨祠庭即獲嘉應歲則上熟民無
流遁歲留重複萑蒲斯在公遂詮南山歷時□□盜則逃散
民用奠居昔□□□平之雨覆潢池之兵者不是過也初公
之出與情悒然歸既有期莫不忻喜出□□時□□猥積歸
未彌月□□無留昔之廟視□之亟驚決遣之神者不是過
也先是歲造鎧仗鳩工遠就尊懐官吏護視民輸□□涉歷
艱險□□□□公請□州營造既免遠適省費十倍先是秋
稅納粟倉吏歲出二三千斛易米於民民請納及僦脚重有
煩費公令稅□□□□□勞擾省費□□異時令民守城仍
供埽除之役率多顧傭歲費無慮二三百萬公止□在城軍

人大省民力民□□□□公以清儉自處□亦歛迹雖有家僮民不見之凡與昔之所居民富民不見吏者又何異也公之治行如此顧不□哉夫以□州刺史得人之難而公治行如此之懿有鄙之寬有黜之重有昔人循良之迹而謙順德不得專美□□州□□乎斯□□親愛公一□戀戀之情雖公去而不釋也苹甞聞唐乾元中左振刺黄黄人歌曰左公今既來誰必棄之□後□金州黄人思之元結為黄人作表以故振之治譽著聞于後公有惠政世濟其美度越黄州遠甚苹才下學淺非結□也況卧□□□十載未甞拜公眉宇輒綴緝久廢之鄙文以揄揚甚高之治行淉不愧於心乎乃直書其梗槩且採民謠以作頌曰

伊上州兮此南澤　偉相門兮左奉國　來□民兮唯種

德　公請雨兮祠宮泣　雨隨車兮紛霡霂　歲順成兮多黍稷　公逐盜兮南山側　盜奔逃兮山寂寂　民奠居兮剪榛棘　公之出兮民心惻　公既歸兮喜形色　愛結民兮非以力　出累月兮豈狃積　歸幾日兮□□□　裁處平兮不深刻　兵甲耀兮光奕奕　此地成兮非遠適　公一言兮俾休息　倉吏肅兮循三尺　米豐餘兮非粟易　公良規兮免掊克　昔之民兮何慘戚　夜守陴兮晝從役　家數口兮那得食　今之民兮何悅懌　春勸耕兮秋力穡　省儉費兮盈幾億　公約已兮清且直　下胥然兮敢貪墨　有家童兮明不識　忽不淹兮三歲迫　未及瓜兮公去職　念借寇兮今安得　民思公兮渺何極　有(珓)翠兮堅可勒　寫民謠兮昭懿

則

隴西李偲書　　鴈門何貴刊

按碑題承德郎前孟州河陽縣令程莘撰莘見鳳臺縣志選舉金河陽知縣以金制考之當云河陽令官與此合碑云皇統三年八月奉國上將軍南澤州刺史左公布政歷三秋以母燕國太夫人憂解官北歸州人田瑋等因進士王處廣懇程莘爲文頌德金史左企弓傳子泌澤州府志鳳臺縣志作左泌字長源企弓長子仕遼官至逮州刺史太祖平燕泌從企弓歸朝既而東遷至平州企弓爲張覺所害泌復還燕是時以燕與宋宣撫司遣至汴泌以平州仇人在是乃間道奔還朝廷嘉之擢西上閤門使從宋王宗望南伐破眞定有功知祁州歷刺澤隰等州爲濬州防禦使遷陝西轉運使封戴

國公年六十一致仕卒年七十四鳳臺縣志左泌皇統初知澤州爲政不嚴而治刑獄閑積決遣無留滯平南山之盜革守城繁役秋糧折米代粟費甚省在任三年清儉自處吏民畏而愛之多据此碑史不言何年爲澤刺史以此碑考之則以皇統元年涖澤三年八月毋憂罷碑言隋唐間爲澤刺有若燕公于顗隋書于顗傳襲爵燕國公拜澤州刺史此碑所云即其人趙公王琚唐書本傳封趙國公澤州刺史韓王元嘉唐書本傳高宗末轉澤州刺史密王元曉唐書本傳貞觀二十三年轉澤州刺史燕趙二公爲勳閥韓密二王爲帝胄言此以見澤州地望之重伊婁謙字彥恭鮮卑人隋文帝受禪拜大將軍出爲澤州刺史清約自處甚得人和長孫順德唐太尉長孫無忌族叔爲澤州刺史折節爲政先時守長多通餉問順德繩摘無所容遂爲良吏碑所謂明潔稱良牧也楊德幹唐高宗末歷澤齊汴相四州刺史治尚威郡人爲之語曰寧食三斗蒜不

逢楊德幹碑所謂雖有威名不見稱述也並見隋書新舊唐書本傳皆與碑合碑云太師燕國公之子以金史企弓傳考之秦晉國王耶律聶埒自立於燕改元德興企弓守司徒封燕國公後降金爲張覺所殺謚恭烈天會七年贈守太師遣使致奠與碑稱太師燕國公合碑又云雖強仕年有老成之德與左泌侍予年三十秉旄鉞合碑末所言唐左振刺黃事見通鑑及元結文通鑑作左震又碑題南澤州刺史以金史地理志考之澤州上刺史天會六年以與北京澤州同加南字天德三年復去南字此碑立皇統故稱南澤州刺史碑末題隴西李偲書通志金石記碑書文俱佳

寶雲寺佛殿記

碑高四尺五寸廣二尺五分二十一行行四十七字正書今在長治縣王村

潛龍山寶雲□新建佛殿記

夫佛西方之聖人也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梵語佛陁華言為覺蓋覺悟之意既自覺故而又覺他以是願力度一切衆生而其教行於中國歷二千餘祀愈久而愈傳屢抑而屢熾豈非印證於人心利益於世教扶持成就而天相之與當其佛滅度懼夫魔强教弱而正法不傳於後世則又付祝國王大臣其意遠矣故見夢於漢明而遣使迎像起教於梁武而造寺度僧自時厥後佛殿宏侈徧滿天下不可勝計今之通邑大都名區勝境天恩崇奉官吏奏請其勢力之勃興也固宜距上黨治所之南一驛而遥有山曰潛龍寺曰寶寺地勢坡陁所居僻左王公貴人耳目□不逮高車大駟遊賞所不至非有信心□施未易可議然此寺宗師相承精持

戒□知見之香普薰一方殆有不斷然而然者寺僧法淵起心化緣苦身勞力有大檀越李諒宿種善根奉浮圖法捨施淨財無□揺色普勸有緣共成勝事凡菌林墓木斧斤雲集盡得美材搆殿五楹其高五丈其深六十有奇廣亦如之乃至門窻丹雘爰及□□咸極精緻創始於天會五年落成於皇統元年一方好事者詣紫雲居士具言居近山麓凡寺之營造有唱斯應三門鍾樓堂厨廡序咸出於衆力或獨建□氏閤□以田施常住況此大雄之殿偉麗宏壯見者駭目非刻石傳之永久無以示勸約余到山隨喜於是行詰盤升絕頂周覽□望左雄山右□翅襟馮寶塔秦趙戰守之故關背負畏壘庚桑楚得道之故墟峻峯中峙羣巘環拱宴坐而苫石古盥漱而甘泉潔樹林映帶人迹罕到信布金□福地宜

其山靈守護苾蒭焚修殿閣暈飛像設嚴闕非徒壯觀耳目
所以稱崇奉之意然則發心造立精舍求福田利益□□不
虛寺僧及□越欲求文記素無契分乃屬友人王元凱以記
累余懃懇而請曰居士通三教頗知□□來以佛因緣發明
衆志具道本末使之傳世遺遠是則名為報佛恩居士曰吾
佛之教待有殿而興乎昔聞賢刼中釋迦文□□大梵□末
出母胎居牟尼殿集能天釋梵八部之□演暢摩訶之法度
無量無邊衆生其殿百寶莊嚴衆妙殊特當是時也□□□
而為之□今尒衆等生末法時遵奉像教□無此殿何所歸
依覩像生心對境加敬是以竭誠殫力僅得成就土木金碧
焜煜照耀罔不震動若能捐迹以探心即外以觀內種種莊
嚴有非莊嚴者相得於形相之外黙會於思議之表子之求

佛其庶幾乎若乃□因果者昔罽賓國王發心造立精舍供養聖衆遂挿一枝竹標置佛前而白佛言已立精藍竟佛云如是如是以是精藍□□法界以是供養福越河沙報應昭然具載方册以古驗今其功德力㝠報無差是故檀越當知

皇統甲子歲秋七月十五日□□居士張曦記

講經沙門法滿書并篆額

維那李植立石　　上黨任才刋

桉長治縣志寶雲寺在王村後魏永平二年建通志金石記上黨縣潛龍山寶雲寺潛龍山疑卽紫雲山一統志山在長子縣東南四十里與壺口相接相傳唐明皇潛邸時九日與郡官登壺關山有紫雲見東北光彩照日後人因以名山山曰潛龍寺曰寶雲今搨本雲誤寺大約從此得名記

稱寺名華嚴禪院太平興國三年敕賜寶雲寺額與縣志異按碑言屢抑而屢熾指魏太武周武帝唐武宗毀佛教像事是碑爲李諒構佛殿而立言創於天會五年成於皇統元年末題居士張曦記維那李植立石按雄山先師殿碑銘大定二十三年九月本村李植立石通志金石記有李植墓表在長治縣蔭城鎭今此碑亦立於上黨郎其人可知張曦記於釋典源委頗能言之歷歷亦潞之能文者也碑於光緒二十二年七月經長治縣訪得

香積院涅槃會碑

碑連額高四尺二寸廣二尺二寸三十行行字不等正書額題香積院如來化像之碑九字篆書今在汾陽縣官村三賢廟

香積院重結涅槃會碑銘

住持汾州天寧禪寺傳法賜紫妙總大師了覺撰

原夫釋迦文佛化導能仁肇基於姬周發軔於炎漢靈光湛寂戒池水映心明妙語淵微定沼花含法淨願言由在悲心尚熏爰從兜率陁天降自迦毗羅國棄梵宮三時之娛樂隱雪嶺六載之羇凄不知餘閏之年頂上鵲巢不知大小之月脥内穿蘆御寒泣以鹿裘塞飢瘡以麻麦迩后道成覺樹悟感星精八万度門充仞閆浮世界三千寶剎布濩竺乹提封由是功成事遂退藏密機順天道也一代之能事畢矣莫不雙樹潛輝跋提點耀寔周穆王壬申之歲二月十五日也噫生從順習死從變滅有旨哉直得人天擗踊釋梵撫膺三十三天哀音咽而涕泪無從□八梵天將欲語而沾襟洒血色無色界墮泪如雨人非人等哭聲如雷慽慈船以俄沉痛法

燈而遽滅波卑夜手舞足蹈釋衆類疾首痛心倘不委寄聖賢曷以繼踵苗裔法法連綿於祖祢燈燈不斷於靈峯二十年月照褒瀛光明烜赫十萬里星排覺樹枝葉芬芳非筆舌所能罄盡也且如汾陽梵刹綦布覺苑星聯間有擗鼎之禱不無畜鷹之士而況當院者昔号如來光相昭著於聚落今名香積穀麦豐贍盈倉箱號水當前晝夜寒聲漱玉商山入望春秋翠色叅天密迩城闉宛同林嶺衝容錘梵上出煙霄清淺栁塘植迎秋之菡萏蕭森竹徑掃拂曙之莓苔夕惕宵勤魚梵徐吟於午講辰叅暮礼鯨音緩送於斜陽郊扃之望寺也所謂卧如來像者乃安生妙手也梵容奇古態度威嚴衆聖扙泪闌干慶喜没於憂海加□淨衆輴穆泣屬瑹齊非徒倒屣迎賔抑亦投轄遅客頃聞曽宋宣咏年中有當院講

經大德住持任逵里壽聖院惠廣性地夷而淨心月朗而明
福枯厚結於鄉邦身心每存於縈葺相與諸上善人維那宋
釗張珎張朝菷幾三百餘人結集涅槃大會沒齒而已甫及
三年忽改德士既而俄冠厥事寢廢然而石刻尚存㒷風不
振誰不嗟惜至
本朝皇統四年二月十五日有當院主僧翊廓相拉廣之高
弟洪良矢捨重議興建繼而化到會首段和翘雅王受温珵
等□□五百餘人是日也莫不幡幢蔽日繒蓋遮空森列花
燈敷陳茗果巽申虔恪同會香羞唯憑奉佛之因仍切懇禱
之愫不遠跬步之閒恭命前僧政和衆大德智贖前判官三
學法師宗裕施作佛事大陳懺悔掰般遮瑟會講涅槃尊經
數滿三會時里閈善友等咸樂適從罔不抃舞而況二法師

者雍容和衆好問謙持每護法以忘身惟利人為已任廓寺
主良寺主蘊澄陂之量無秋毫之私允合輿情可副人望衆
維那等疇昔靈山受記於今佛會植因為像教之金湯壯法
門之柱礎一日和衆大德惠書求記於交蘆翁俯仰之間誠
多媿怍復念聲同應而氣同求水流濕而火就燥不敢以老
病他辭直紀其重建茲會無窮之觀俾諸方之取則為汾上
之新聞辭媿斐然係之銘曰

淨法界身　本無生滅　如晴空雲　如水中月　生當
周昭　滅當移滿　死而不亡　孰云脩短　來為衆生
去亦如是　妄心測度　非狂即醉　虞城都會　虢
水朝宗　有大梵宇　締構其中　龍象安肅　檀施畢
集　像法之中　諸方楷式　懸廣成功　拂衣高翔

音陻如在　德譽昭彰　辦集斯事　允屬良廓　谷變
陵遷　名不消鑠　一鄉善士　斯友衆善　福不唐捐
功成果滿　大唐卧佛　老安奇塑　重建法筵　流
方□□　香積梵苑　雄偉祇垣　嘉聲遠播　億刼斯
存
當院勸緣賜紫僧洪辯　洪滿　洪寶　洪通
文辯大德汾州管内都僧政講經論賜紫沙門慶靖
汾州管内都僧判官講經論沙門崇珎　知文書僧修智
表白僧宗教
大金皇統六年歲在丙寅四月八日立石
都管句化緣善士孟津白文建任賢孟先
汾陽張莘書幷刊

西河任文鐸篆

蒲坂李宗善書

按汾陽縣志香積院重結涅槃會碑銘在官村三賢廟通志金石記係持天甯寺傳法賜紫總大師了覺撰文駢體頗清麗可誦末題大金皇統六年歲在丙寅四月八日立石又縣志天甯寺在城東郭西北隅碑言宋宣和年當院住持與壽聖院惠廣結集涅槃大會又言忽改德士宋史本紀宣和元年正月乙卯詔改佛爲大覺金仙僧爲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院爲宮觀卽其事也碑以皇統四年當院主僧與惠廣之高弟洪艮化到會首五百餘人復作大會而立碑末僧銜有汾州都僧判官此亦一時之制書者爲汾陽張莘篆者爲西河任文鐸皆本土人碑見通志金

石記

柳氏家訓

石高一尺五寸八分廣一尺四寸九行行十二字至十四字不等草書末題四行行十字正書今在夏縣溫公祠

唐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爲士大夫所宗柳玭官戒其子弟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已一事有失則罪得重於它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大則為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玼纇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

先公侍郎手澤以戒作通俾終身行之今不敢忘謹摹于石子孫其永保之已巳春廿一日男作泣血記　　李璵刊字

按通志金石記金摹刻司馬朴書柳氏家訓即此碑宋司馬朴傳字文季光從孫少育於外祖范純仁遺恩爲官靖康初金人次汴郊命朴使之金以賢者後待之加禮乃吐心腹諭以亟求講解復命任事者疑不決都城陷欽宗思朴言以爲兵部侍郎二帝將北狩又貽書請立趙氏金人憚之挾以北去且悉取其孥趙鼎爲匿其長子倬於蜀故得免建炎登極赦至燕朴私令齎詔徽宗爲人所告金主憐其忠釋之徽宗崩奉使朱弁欲先請然後制服朴曰爲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尚何請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主亦義而不問金命爲行臺左丞力辭而止後卒於眞定詔稱其忠節顯著贈兵部尚書謚忠潔按朴事三朝北盟會編建炎繫年要録續通鑑諸書備載之宋氏亡汴向之搢

擊謚公鋪張紹述秩躋顯列者臣邦昌而拜完顏惟恐或後如朴比者蓋不數人謚公而知有此亦可以釋憾地下矣碑末跋言先公侍郎手澤以戒作通俾終身行之不敢忘謹摹於石子孫其永保之己巳春廿一日男作泣血記先公侍郎即指謂朴稱侍郎者猶系宋官也作通名又見金王庭直重立宋司馬謚公神道碑有曰訪尋舊本乃於公曾姪二孫曰作曰通家得之作通事無所見惟王庭直碑言將以候作通之來而訂論之則方冒暑毒決戰取應於燕雲之間是皇統九年六月（王碑立皇統九年六月二十日）作通嘗從軍燕雲也史止言朴有子倬而未言作通得此碑可補其闕中州集朴以奉使被留居於祁陽授以官託疾不拜遨游王公之門以壽終文季工書翰有晉人筆意與陵（章宗）嘗

購其遺墨學之此朴能書之證金石記此乃所書柳玭戒子弟語僅一百三十字碑又見夏縣志己巳金皇統九年是年十二月丁巳海陵弑熙宗自立己未改天德元年

重立温公神道碑記

碑連額高四尺四寸五分廣二尺二寸八分二十七行行四十字額題八字均正書今在夏縣

重立司馬温公神道碑記

司馬温公於有宋熙豐間致君澤民成人行已文章政事豐功碩德炳炳烺烺著於天下爍於萬國見於當年昭於後世前賢述之備矣固不待庭直言而後知也公薨於元祐之初歸祔先壠神道一碑奉詔撰寫者貴學士院承旨眉山蘇公也迨至紹聖間遺姦諛之譖愬蔽主上之聰明以公之輩為幽黨遂仆其碑而磨其文延及靖康君有念之乃全復官爵

欲再立碑而未暇迄今五十餘年埋之深土毀滅圬漫不傳于世甚可傷悼然天眷有德恐後世之弗知乃生杏樹一株於碑座龜趺之側蟉枝蟠屈周映交圍春花籠以錦帳夏賁絡以金鑾翠幄蓋其秋陰之青蒼虬繞讓彼冬枝之屈曲異於天下之怪木雖畫工之巧有不能傅會落筆於其間者噫碑座之龜爲杏所護惜覆容如此之怪蓋神物守持要後世駭龜杏之殊而問碑所存之自也庭直自皇統戊辰秋八月行令夏臺下車之初首謁墳所酹酒屬文而弔之問諸守墳僧圓珍具道始末因仰天而噓踪風灑淚拂其泥涂覩無字碑而嘆曰斯文不重摹何以洗士民之汚斯碑不再立何以慰人鬼之泣歸而謀諸僧訪尋舊本乃於公曾姪二孫曰作曰通家得之因募邑恩僧法洪率闔邑寺院各出羨餘共成

雅事命工刋摸欲扶其碑工者白其墳僧曰審其碑正面宂隙已不可鐫磨轉視碑陰則斜裂破碎閒實以土分而為二決不可立想見初仆碑時為無知輩自龜而上推撲所致而然也欲再別尋石於諸山倉卒之際定不能致蕪亦目即無初立碑朝廷之大力也數日深思而無謀公族姪孫曰倚者與僧匠見白曰不若横碑作小段而摸立之則可如斯則龜否不損俾後人之知其異焉議之九月餘不能決將以候乃作乃通之來而訂論之則二子方冒暑毒焚舟決戰取應於雲燕之間而未回適有衆僧之力仍偶庭直在任浩然有立碑之興一鼓作氣不至再三而衰竭誠投檄之會間不容穗之時也因段碑而為四額一䟦一共成六石使後之人摸而合為一亦可分而為六圖亦可於是不恤群議斷而行之使

公家子弟它日顯拔或後來令長有特達之義問山選石磨
鉅碑而載刻於初龜之上則其本尚在可以重興庭直不能
無待於後來也嗚呼天之將喪斯文也使後死者不得與於
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初毀公之德而仆之者今則其柰
碑何天之相之厥有自哉已而詢之僧曰其碑摸刻將何所
立乎圓珍稽首作禮面公之墳焚香正色誓而告庭直曰當
出私帑於墳院法堂之後特創一堂中設公像周圍置朱龕
以立之一以報温公之恩遇一以報祖師之傳法一以報信
友恊助之賜一以報縣令勸成之力專署巨牌號曰温公神
道碑堂乃圓珍之用心也庭直壯其志喜其言乃命筆而直
書之以垂不朽大金皇統九年六月二十日朝散大夫行解
州夏縣令騎都尉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

淮西壽春王庭直謹記并立石　　六圖六

進士王昭書丹並題額

親姪孫司馬倬監刊　李璵刊

校夏縣志忠清粹德碑在司馬溫公墓前紹聖初章惇蔡卞謀發公冢哲宗以許將言不從止令仆所立碑（校事具長編拾補）碑仆之頃大風走石郡吏莫敢近獨一匠氏奮斤前擊俄仆碑下死（碑額以御篆獲存）金皇統中忽生杏樹一株於碑座龜趺之側虯枝蟠屈周映交護邑令王庭直謁墓下驚歎因得斷碑於深土分爲四石並其額跋共成六石摹刻嵌壁間僧圓珍出私帑建神道碑堂（即記所言守墳僧圓珍出私帑特建一堂號曰溫公神道碑堂）皆與碑合明呂柟朱實昌修溫公祠記亦載王庭直謁墓事庭直作記於皇統時欽宗降封未薨故止稱靖

康君又縣志王庭直壽春縣人皇統八年爲夏縣令政事蔚有可觀嘗謁溫公墓慨杳蟠龜趺之異出碑土中祀名宦碑言曾姪孫二曰作曰通族姪孫曰倚監刊者爲親姪孫修梭明司馬相積德事狀國朝褒崇道學旣使從祀孔廷仍錄其後訪之夏無人焉舊夏縣志知縣高奎論溫公在夏子孫金時猶有存者王庭直重立溫公神道碑記可見元季不知所終蓋以司馬相積德事狀言夏無人也溫公曾孫伋宋禮部侍郎今碑作倚修皆人旁益可信爲溫公之族碑末題行夏縣令王庭直謹記進士王昭書碑見

通志金石記

司馬氏世表

夏縣司馬氏晉安平獻王孚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於

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

林

政 贈太子太保司馬溫公行狀

炫 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

池 字仲和進士天章閣待制宋史列傳

旦 池子字伯康監鳳翔太平宮宋史列傳

光 池次子字君實

良 旦子試將作監主簿

富 旦次子承議郎陝州通判

宏 旦三子陳留令

秉

康

朴 宏子字文季兵部侍郎入金不仕諡忠潔宋史列傳

植 承務郎

倬 朴子趙鼎為匿於蜀

作 柳氏家朝

適 同上

伋 農部侍郎司

炳

浩 贈衛尉卿 墓表

沂 贈都官郎中 行狀

進士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卒贈太師潞國公謚文正 宋史列傳

宣 字周卿知梁山軍 墓表

亶 字昭遠進士太常少卿 宋史列傳 墓志銘

詠

唐 皆早亡

晟 字公休右正言 宋史列傳

維 太廟室長

應 試將作監簿

齊

延 虢州虢畧尉

廣

房

桓 同上

居 積慶寺

貫 昇統重立碑記

倏 同上

倚

銅

高

字嘉謀
贈比部
墓表
郎

字元宗
職部員
外郎通判
潞州
鳳臺縣志

伯夷頌

碑高二尺三寸廣二尺一寸二十三行行二十四字正書今在永濟縣

伯夷頌

唐韓愈撰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者明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

天地亘万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崒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率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者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凡一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凡一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万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叔齊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万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昔夷齊著節首陽因立祠於墓側殿宇廊廡歲久為風雨所摧皇統己巳秋七月十三日鄉人具事以告因命興圯

補弊不踰月而成噫二賢之行數千載之後其實不沒其道愈光者由孔孟之稱取信於後世也觀孔子言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宜其後世立祠奉祀而不絕然或謂夷齊之逃國其宗與國人必有不說者餓死首陽可無信也是則孔孟之稱皆非耶予見其說而疑焉口告畢乃以韓愈所作頌刻石置之廟壁以示夫來者云

上黨楊漢卿書

桉碑後有金上黨楊漢卿書言夷齊著節首陽因立祠於墓側桉山西通志夷齊墓十三州志雷首山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山南有古冢陵柏蔚然攢茂邱阜俗謂夷齊墓永濟縣志二賢祠唐有韓吏部頌即此碑又碑云祠爲風雨所摧皇統己巳秋七月鄉人以告因命與圯補弊不

踰月而成乃以韓愈所作頌刻石置之廟壁然則此碑刻於金皇統而縣志臚舉金元碑四有金河東縣令王文蔚元至元十八年封二賢敕知府楊居寬修祠記元貞元年小碑而不及此刻縣志漏爾皇統己巳金熙宗皇統九年是年十二月海陵弑熙宗而立改元天德碑立七月故仍稱皇統末題上黨楊漢卿書不言何官以碑文考之蓋亦宦於蒲者

古賢寺彌勒殿記

碑高四尺二寸廣二尺二十行行四十三字正書今在陵川縣南九仙臺

大金澤州陵川縣古賢谷禪林院重修彌勒殿記

中順大夫南京路兵馬都總判上騎都尉天水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趙安時撰

太行之間山靈而水秀地幽而勢阻峯巒繚繞巖谷深邃中有平原傳記稱為古賢谷蓋古賢聖之所居也傍有九仙臺齊雲峯參圓洞清凉泉真靈聖之福地也自北齊天保二年建置伽藍於此更周歷隋名景淨寺殿閣崢嶸廊廡岑寂前代高僧惠遠璽璨相繼居之至唐太宗興崇釋教貞觀三年賜熟田五十頃目為常住逮宋太平興國三年賜名禪林院大殿傍有彌勒殿歷歲滋多風雨摧剥久未有修葺者夫彌勒菩薩字阿逸多梵音曰彌勒譯為漢語乃慈氏也梵音曰阿逸多譯為漢語曰無能勝也彌勒即今上生兜率天宮將來下生閻浮提世以大慈大悲之心行普惠普濟之德為未來一切衆生作大歸依成正覺無上之道當來諸佛果能勝乎末代衆生欲生兜率天宮者必先修諸六事一精進修

德二威儀不缺三掃塔塗地謂莊嚴修飾佛廟之類四香花供養五行衆三昧深入正授六讀誦經典當寺受業僧聞悟夙有佛性聰明慧解遊學遠方勤苦精進講説經論修龍花菩薩之行閔舊殿之頹弊乃發虔心誓願重修寺主惠圓總統其成緣事自

皇朝貞元三年冬聞悟乃躬率先結龍花邑衆三十餘人隨分助其物力又除自己淨財外各人分頭教化標材飛椽并諸瓦木所向人無難色喜捨不吝先是邑衆誓標非松材勿用自近及遠多方求訪至縣東雅士坊化松三株嶺南又化三株并雜木二條以大車遠載雖經山路艱險人畜無分毫損傷及陶瓦并鴟尾其色光瑩異常皆菩薩之靈護也自正隆元年季冬坼造至次年中秋結瓦畢功丹青繪飾莊嚴華

麗又刻殿碑以標表之使仰瞻彌勒之名者咸生欣慕之誠其瓦木工匠諸費約千餘緡多辦龍花邑衆并助緣者良由悟師率唱誘化人人肯修崇殿宇精勤六事異日想俱往生兜率陀天奉覲彌勒當來下生成彌勒佛時亦得隨從於龍花樹下三會說法受無上之記即知修彌勒殿之功果非淺淺也

正隆四年四月八日謹記

進士邢天秩篆額

進士仇天祐書丹

管內都監寺修造主住持院事沙門釋惠圓立

承務郎行主簿兼知縣尉雲騎尉賜緋魚袋周允忠

建威將軍行縣令上騎都尉汾陽縣開[illegible]食邑五百戶

郭宗慶

長平李善建男廸刋

校碑題中順大夫南京路兵馬都總管判官上騎都尉天水縣開國子趙安時撰校大定五年安時重修眞澤二仙廟碑題銜悉與此碑合此碑立正隆四年是安時於是年已爲南京總管判官縣志不詳可据此補碑言古賢谷傍有九仙臺北齊天保二年建置伽藍於此更周歷隋名景淨寺宋太平興國三年賜名禪林院陵川縣志古賢寺縣西南七十里名古賢谷宋時建以碑考之則寺建北齊非始於宋縣志葢誤碑以寺僧聞悟重修彌勒殿而立碑末題進士邢天秩篆額進士仇天祐書丹縣志邢天秩金太和中進士以此碑考之則天秩正隆四年已第進士非泰

和後有承務郎行主簿兼知縣尉雲騎尉賜緋魚袋周允忠建威將軍行縣令上騎都尉汾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戸郭宗慶攷金百官志中順大夫正五品下南京路兵馬都總判總管之判官從五品上騎都尉勳級正五品縣子正五品天水金制以郡望封縣子食封五百戸天眷定制凡食邑同散官皆入銜志與碑合承務郎從七品上戸不滿三千爲下縣不置尉以主簿兼雲騎尉勳級正七品建威將軍官志自廣威至武略無建威行縣令散官高於職事者帶行字上騎都尉正五品縣子食邑與趙安時同周允忠郭崇慶皆以立碑之年任可爲考晉故者之助碑見

通志金石記

康樂亭記

石高二尺二寸四分廣二尺六寸三十行行二十五字正書今在稷山縣署

稷山縣衙捌脩康樂亭記

按圖志云稷山縣古之𢊁頓守戍之地春秋時晉之高梁邑漢為聞喜縣地屬河東隸於河中府後魏置龍門郡後周改為勲州古城在今縣西南一十二里魏志王思政築玉璧城為周氏所重鎮□隋朝即徙縣北有甘泉地不及里開皇十一年遷城於汾水北□地置高梁縣唐武德中為南有稷神祠在縣南山之頂乃播種五穀始置於此也稷山□雖立名山因以名焉為稷山縣後唐同光二年隸屬絳州其后稷神封於縣邑常世善於英士占其四顧兮神崖南接陜□之地流貫於汾黃演泒之波陵崗北連秋㿽坡阜之原撫伏於峯巒岊岫之山𣷹海西界至于河津之境蟠木東隸屬于絳陽

之郡若遠近舉四維之至論乎岡勢之利山南水北生英才□俊之賢
地形有固出富貴孝良之種其于謬士乃波泛西流又何足
道者古之諸侯出宰百里□□施於後世設寄政於三年
古今劝職故無常守乃曰宰宰遷延於歲□官官且繼於承
風因此廳堂池沼致有摧殘其舊榭北有□曰月臺頹垣壞
壓數載荊荒命官廨之枉廢裁棟梁之修補意曰建亭於作
咸康寍□樂乎非即身以長處樂而存正直之心必固平康
之樂也書云用剛柔正直之□也文中子曰正直必平康君子然後□□□□云昔箕子演
九疇長生之資唐志應九穀之宗源亦言其義禹□載夏王
脩六府養民之本前漢變五常六律之形氣撫民之心大雅
論后稷生於姜嫄致王業有之艱難堯登使生民用之尚賴
其功況庶官不積行累功何能以爵士於身既寧乎脩職與

民同樂□作於無窮書云天天忻忻小大無怨也噫忠良布
職則群生知樂安吏其官漢史曰官不可容易而守變不可
奢泰而持持而盈之則其已何若仰賴
明皇　聖德天地和同陰陽調風雨順五穀豐所謂降之
百祥書曰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
命然考其理論曰五福由來遂言其志攸於好德也非逸豫之遊
故是于亭名曰□樂亭也時歲己卯正隆四年五月十三丙
寅日廣威將軍行　稷山縣令上騎都尉清河縣開國子
食邑五百户張□作康□□□耳
趙灃書
張善刊石
按碑因修亭而建其述稷山爲古廉頗戍地春秋時晉邑

名曰高梁漢置爲縣名曰聞喜郡屬河東府隸河中後魏置郡則謂之龍門後周改州則謂之勳州因魏時王思政築玉壁於此遂爲重鎭隋季徙城置縣謂之高梁唐武德中改名稷山因稷神山而名後唐同光隸屬絳州則遂屬承制云云後漢書郡國志河東郡楊有高梁亭注引左傳僖公九年晉懷公死於高梁爲卽此地又太平寰宇記稷山縣本漢聞喜縣地屬河東郡自漢迄晉不改後魏孝文帝於今縣東南三十里置高涼縣屬高涼郡周文帝移高涼縣於玉壁在縣西南一十二里隋開皇三年罷郡以縣屬絳州十八年改爲稷山縣因縣南稷山爲名唐末屬河中府後唐同光二年割隸絳州是碑稱高梁乃漢書高梁亭地非魏孝文帝於稷置縣之高涼也今據二書證之高

梁應作高涼方於地理不謬且置縣在後魏不應於春秋得名其改名稷山是開皇十八年事碑云武德與寰宇記不合所云稷神山據寰宇記稷山在縣南五十里左傳晉侯理兵於稷以略狄土杜預注今河東聞喜縣西有稷山即此地也又縣志后稷廟在稷山頂東南有塔刻后稷明堂四字累朝遵奉是稷山因后稷之廟得名而縣又因山以得名據此攷之與碑少合又玉壁城據寰宇記在縣西南一十二里後魏大統四年東道行臺王思政表築玉壁城因自鎮之是玉壁城亦與碑合碑建康樂亭事縣志無攷以碑校之知在金時碑見通志金石記

重修天龍寺碑

碑高三尺三寸四分廣一尺九寸七分二十三行行四十五字正書今在太原縣

重修天龍寺銘

晉山□□書生智允廼撰

晉溪鄉貢進士任景書并篆額

夫自廼周霄隕照漢夢延輝法輪擬漸於恒沙皇運攸宗于海內是以枝連寶構法接天潢(玄)風遠及輾轉住持或□像於□□□□儀於紺殿今乃晉陽之西有天龍之一境者誠寶剎之方是蓮宮之所也古先　括王於斯啓建佛舍精藍令瞻惠日仰賴慈雲迨自于今數百餘載其間隆□莫不存焉延至

大金季□天會年□龍飛鳳舉地闢天開戈戟縱橫因而焚燬然有存者傾毀之餘致使菲蕪蘩□狼藉生焉十有□年無有□慧□□者金皇統戊辰歲中故咸天番化主佛賜頭

陁投凡媪身幺於□□号曰□老仙開一生補屬之因□千
花臺藏之果□于恵刃断除嗔慾揆乃霊樞然而莫測傳祖
佛之妙旨指大道之玄源抱德修真人天普化故令道俗同
聿事均共貫隠□此山依巖鑿室方域聞者悉皆雲集時有
住持僧希尚率領徒衆偹設嚴儀躬詣、老仙前跪白曰今
天能寶刹寔□□隳廢久矣虚其法席無能修葺此山天
龍鬼神□人非人及四衆等嚴俟 老仙敢望慈□宛轉恵
德流通為此一大事因縁 仙乃徐□然曰彼知無堂非法
孰知非法非堂又再三恭請欲乃離庵適衆願已率衆而往
至於故寺瞻覩環基□於舊址凝哉悼爽激發慈悲化縁□
所夢感日来助材木者運而無息危途陷轍神捧其輪供齋
資者無有所缺香積增厨賫珠賂者白虎□邀人無驚駭

師□整尋鐵佛千尊棄擲紛□無所不有拾抱而來修飾加
故不日擬成千佛大殿復修經藏一所□師堂一座聖像經
功德幢具悉皆脩獲霞窓月殿無不完□□□衆力擬成多
務懿哉□緣五百等緝化衆緣與　□□力恭投信士之家
咸證檀波羅者正隆戊寅年間　師又詣衆曰今有三門及
與鍾木□□未能修葢孰有助緣者□衆乃徒□材木栱料
功用所備此間　師息故寮冥然似逝今集衆而□曰四流
浪裏六趣叢中一生空過万刧難逢衆爭勉力伏惟珎重咐
囑其緣疑想而坐黙而隱之無令□省釋□曰大登涅盤□
故乃峯悲霧泣幽谷風嚎猿猱啼鳴羣林凄慘衆徒如喪□
□憶且夫老仙者空生□号權□□□顯神通之□現真聖
賢之幻有寔乃紹隆報佛者也以此功德殊妙之力□誠乃

歡心然所将乃為銘曰

非空實想　恵眼圓明　真空妙寂　禪浪波澄　□燈

夕燭　香氤朝磬　神扶陷轍　獸引徒迎　天花乱墜

法雨滋□　霞窓月殿　生□□扃　祥煙鎮鑠　瑞

氣騰昇　瓊林布翠　□樹敷榮　花開燕樂　菓結無

生　□□□□　不鼓自鳴　今返兆率　品類悰情

雲房空閟　石室存經　方今須祝　法海常清

正隆□年歲次己卯七月壬午朔二十八日己酉建

住持僧法泉　□□□□等立石

古并王□□　弟王子文刊

按碑題晉山闕書生智允迪撰晉溪鄉貢進士任某書并

篆額太原縣志聖壽寺在縣西南三十里天龍山麓北齊

皇建元年建金天會二年廢元至正二年重建似志所云重建之事屬元而不屬金以碑攷之則金皇統戊辰年間因嘗修是寺蓋志有所闕戊辰卽皇統八年又按碑云金天會年戈戟縱橫因而焚廢攷金太宗天會四年適宋欽宗靖康元年正干戈擾攘之會以續通鑑攷之靖康元年三月金使尼楚赫圍太原是年九月金人破太原府知府張孝純力竭不能支城破副都總管王稟率羸卒巷戰哭圖出金兵追之急遂負太原廟中太宗御容赴汾水死子閤門祇候荀㺯之通判王逸自焚死轉運判官王毖提舉常平單孝忠亦死於難碑所云焚毀者當卽其時又云皇統歲寺僧希尚議修葺之而以力無能爲相率而乞於老仙遂成千佛大殿藏經一所云云攷縣志寺東一里鑿壁爲池有龍王廟內有千佛樓北漢廣運二年劉繼元命斐臣范超治金爲佛同平章事李惲撰碑又攷

曝書亭集云丙午二月登天龍之山得北漢李惲所爲千佛樓碑異焉俾工搨歸裝潢之書其後曰北漢之爲國不足當一大郡而繼元處褒瘡吮血之餘輕役其民命變臣范超治金爲佛治不急之務惲身爲相臣不能匡正反撰碑文侈大其事適足以形其陋而已是千佛樓北漢已建至金又重修之攷其始末與天龍寺均爲因舊基而成則與碑所謂修飾加故者無異又按碑云正隆戊寅有續修三門之舉是則踵事增盛日益恢拓耳碑立於正隆四年七月距戊寅續修之歲僅及一載又按碑前題晉溪鄉貢進士晉溪即晉水金時屬平晉金平晉縣鄉貢進士可爲攷晉故者之助碑見寰宇訪碑錄通志金石記

山右石刻叢編卷十九